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十

學海堂

肇經室集

儀徵阮宮保元著

禹貢東陵考

余昔在浙已攷浙江卽禹貢三江之南江禹貢東地北會于滙
乃自池州石城東地會于震澤至餘姚入海稽之漢以前古籍
無不合者漢以後各家之誤可指諸掌矣嘉慶十一二年間予
在墓廬爲卜葬之事西上治山見所謂廣陵者矣十三年由汴
梁過臨淮踰清流關嶺更見所謂廣陵者矣十八年由江寧湖
江至池州九江乃曉然于禹貢至于東陵東地六字爲確不可
易廣陵卽東陵晉以後人誤之久矣晉以後人誤解北會於滙
之滙爲彭蠡勢不得不在湖口彭澤以上求東地求東陵不知

大江之勢自武昌至彭澤皆正東流惟過彭澤由望江向安慶池州蕪湖以至江寧皆東北流此禹貢所以稱為北江也按地球度

數由西南向東北斜角歷南北經度將及三度非比由武昌至彭澤自正西至正東緯度平行也且名曰東陵自應在九州之東若在彭蠡以上則荆東迤之處即在池州古石城由石城而

州界內不當云東矣趨震澤實是正東流由池州至震澤正禹貢于東迤之上書曰

至于東陵是以東陵定東迤之地後人既見東迤之地即當于相近之地求所謂東陵者晉人誤以東迤在彭蠡之上遂失東

陵之名不知漢書地理志廬江郡下班氏自注云金蘭西北有

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廬江出陵陽東南句北入江由江之北岸入江故

曰此乃漢人之說最為明白可據者也計東陵之大非一二邑所可盡陵之為形乃長山之形其脊棱棱然懸延而行水分兩

地而流方稱其名今廬州府舒城縣應即是東陵之首過此以

東為滁州清流關嶺脊最高再東則六合天長以至揚州甘泉

江都始為東陵盡處試觀此陵懸延數百里其脊分南北脊南

之水皆入于江脊北之水皆入于淮界限分明雖起伏高低或

有平衡之處而以分水之法測之則瞭然可見者也予出揚州

西門至古井寺陳家集橫山冶山見一路皆有嶺脊之形問之

農民皆言嶺脊雨水南則入江北則入湖再由冶山至棠山以

上直接滁山皆然滁之清流其形最顯此揚州之所以名曰廣

陵也此江都東鄉所以有漢東陵亭廟也後漢書郡國志江都

廣陵有東陵亭即此地也統而言之皆禹貢之東陵也禹貢于

彭蠡之下書曰東為北江入于海又書曰至于東陵東迤是明

以東陵爲北中兩江分路之處而北江千里僅以東爲北江入于海七字畢之是明以東陵數百里與北江同起止矣東陵盡處卽北江盡處也或曰東陵之脊水分南北流東陵之尾將至東陵廟卽後漢書注之東陵聖母廟在今張綱溝仙女廟相近之處約去揚州府城東三十餘里漢廣陵太守張綱于東陵村開溝故名方止今邵伯湖水曷由過揚州府城而入江也曰此陵脊在今府城北灣頭鎮禪智山光雨寺之間爲最低之處乃吳夫差溝通江淮之故非禹貢東陵本來之形勢也予嘗讀爾雅各陵矣注者唯以西隄雁門爲北陵可攷餘皆不能確有所指予于十七年至山西稽問西隄雁門之陵橫亘塞門數百里是非一二邑地所可盡與東陵同東陵二字見于爾雅又見于禹貢必非舒廬之間一山所能當此此非今由廬州至滁州揚州之廣陵而何爾雅曰東陵阨阨之一字迷失數千載乃吾鄉大山之主名北江之北東陵之東吾所居也故攷定之

毛詩王欲玉女解

許氏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也从王有黠讀若畜牧之畜是王與玉音義迥別矣毛詩玉字皆金玉之王惟民勞篇王欲玉女玉字專是加黠之玉後人隸字混淆始無別矣詩言玉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說君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詩召穆公之玉女無異也後人不知玉爲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爲金玉之王矣蓋玉畜好巧九古音皆同部相

假借淮南說林篇曰白璧有考汜論篇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卽朽朽卽玉謂王之釁也王有釁卽是有孔故考工記爾雅皆以璧之孔爲好好卽玉也呂覽適成篇民善之則畜也注畜好也說苑尹逸對成王曰民善之則畜也此畜字卽玉女玉字也說文媼媚也孟康注漢書張敞傳云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畜與媼通也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說好也是愛於君親者皆可云畜也畜卽好也好卽玉也畜與旭同音故詩驕人好好爾雅作旭旭郭璞讀旭旭爲好好凡此皆王字加點之玉字與畜好相通相同之證也

引書說

古文尙書孔傳出于東晉漸爲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爲

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

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

太宗見太子息于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皆作受繩今書作從繩當是別本陸氏釋文未載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

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之唐總章

元年太子上表曰書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

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唐宋

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學者

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爲古人所愚則善

矣

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說

金奏
用鐘鋪

天子

大饗諸侯入門金
奏肆夏繁過渠見
魯語周禮春官禮
器賓出奏肆夏鄭
破肆為陔非是大
司樂大饗出入如
尸奏肆夏矣

諸侯

兩君相見及燕勤
王事大夫不閉金
奏肆夏見郊特牲
燕禮記仲尼燕居
以今推之出亦
奏肆夏

大夫士

無金奏郊特牲曰
大夫奏肆夏自趙
文子始也言其僭
鄉飲酒賓出奏陔
夏鄭注有鼓無鐘

天子

大饗諸侯升歌清
廟經無明文由今
推之當用清廟何
以明之大夫士鄉
飲酒諸禮升歌用
鹿鳴諸侯之燕大
夫也亦即用鹿鳴
然則諸侯相見用
升歌鹿鳴四壯皇

諸侯

諸侯相見升歌清
廟見仲尼燕居
君燕羣臣及聘問
之臣升歌鹿鳴四
壯皇皇者華見儀
禮燕禮
君燕勤王事大夫
升歌鹿鳴四壯皇

大夫

大夫士鄉飲酒升
歌鹿鳴四壯皇皇
者華見儀禮
鄉射不升歌見鄉
射禮

升歌
正歌之
始在堂
上用琴
瑟

笙歌

間歌

正歌之
中在階
笙間之

大饗間歌經無明
文或如仲尼燕居
下管象武歟

諸侯相見下管象
武見仲尼燕居此
亦當如下管新宮
笙八三成遂合樂
也

大夫士鄉飲酒歌
魚麗南有嘉魚南
山有臺皆笙間見
儀禮
鄉射禮不笙不間
見儀禮

清廟天子之饗諸
侯亦即用清廟同
此比例矣

大射升歌鹿鳴四
壯皇皇者華見大
射儀

大射管新宮三終
不笙不間見大射
儀

合樂

正歌之
備堂階
合作

大饗合樂經無明
文或如晉語用文
王大明懸歟

諸侯相見合樂文
王大明懸見晉語
以仲尼燕居清廟
下管象武舞遞推
知之仲尼燕居
又去客出以雍徹
以振羽

大夫士鄉飲酒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
蘋采蘋見儀禮

君燕羣臣及聘問
之臣合樂周南關
雎葛覃卷耳召南
鵲巢采蘋采蘋見
儀禮

君燕勤王事大夫
合樂周南關雎葛

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蘋采蘋見燕禮
記若舞則用勺

大射不合樂見儀
禮

說曰古之歌詩成樂自天子至大夫其升歌于堂也笙歌于階也間歌于堂階也堂階合作也詩不同而分為四節則同也若夫詩之用于此四節則有天子饗諸侯諸侯燕大夫士之別大夫士相見之樂為鹿鳴諸侯之燕大夫也亦即用鹿鳴然則兩君相見之樂為清廟天子之饗諸侯也亦即用清廟兩兩相比其例相同矣至于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蘋不在此內者諸侯大夫士或用為合樂所謂合鄉樂者是也天子諸侯亦或用為房中之樂矣

見燕禮謂后夫人
弦歌周南召南

又有金奏則國

語諸書言之極詳皆是賓入門奏鐘鐃為樂賓升堂之後金奏
 即闕與升歌之用琴瑟間歌之用笙迥不相涉也若以鄭氏詩
 小雅譜論之其辭曰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
 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
 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
 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先竊謂鄭說不盡然也左傳
 襄四年叔孫穆子不拜王歌文王穆叔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也使臣不敢及國語曰夫歌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見之樂也
 非使臣之所敢聞也此明云諸侯用大雅而鄭云用小雅非矣
 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
 升堂而樂闕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據此明是

金奏肆夏與升歌清廟區為二事升歌者頌之首篇清廟也而
 鄭云天子用大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非矣諸侯燕羣臣及聘
 問之賓皆升歌鹿鳴見于燕禮若燕勤王之大夫始于入門時
 用金奏肆夏見于燕禮記若天子燕羣臣天子卿大夫爵與諸
 侯同自當用頌與大雅而鄭云同諸侯燕羣臣歌鹿鳴合鄉樂
 非矣總之肆夏別為金奏鄭以天子升歌當之其下皆取就未
 合皇氏孔氏更多支蔓矣考魯語叔孫穆子不拜肆夏曰夫先
 樂金奏曰先樂明與肆夏繁邇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非使臣
 之所敢聞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闕
縣即金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闕孔
 子屢歎之周禮春官罍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大饗亦如之

不掌升儀禮燕禮記若以樂納賓此謂諸侯燕勤王事大夫則賓及庭奏肆

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

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此當與仲尼燕居下

管象武夏籥序與參觀之彼管遂合鄉樂若舞則勺綜此五者

象武夏籥此則管新宮舞勺也

觀之則是金奏在升歌前用鐘鐃與琴瑟之升歌異矣燕禮記

仲尼燕居尤其明證也升歌笙歌間歌合樂古人皆以為正歌

故樂正告曰正歌備其分詩屬樂則有諸侯于諸侯暨天子于

諸侯為一事大夫于大夫暨諸侯于大夫為一事諸侯于大夫

即用大夫升歌之鹿鳴然則天子于諸侯即用諸侯升歌之清

廟可知矣諸侯燕大夫大夫相見其升歌用鹿鳴在儀禮燕禮

鄉飲酒諸禮歷歷可考諸侯之相見其升歌用清廟見于仲尼

燕居夫子之言又極明白可據佐之以左傳晉語更皆相合治

經者惟知依據經傳折衷仲尼之言而已安用多為端緒以自

紛哉清廟之什凡十篇除清廟尚餘九篇而周禮鐘師以鐘鼓

奏九夏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此

三篇賴漢人之言以知之則其餘六夏即維天之命等六篇為

近然先儒無言者不敢臆斷又按周禮庖人凡賓客舞燕樂籥

師饗食鼓羽籥之舞司干饗食投舞器鞀鞀氏祭祀則鼙而舞

之燕亦如之此諸舞器皆為燕饗是天子饗諸侯于下管象武

後不問歌者為備文武之舞其聲容較間歌為

盛故鄉飲酒間歌無舞者禮樂不備于大夫也

又說曰虞書笙庸以間尚書今本作笙鏞者偽孔據商頌庸鼓

義唐以後株守偽孔者據孔義改庸成鏞其實偽孔並未作鏞

也周禮疏兩引鄭注皆曰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豈非鏞字

且疊庸字為訓與笙生也正同設鄭本為鏞

字鄭必有以破之不能徑疊鏞字成庸字也

大司樂疏引鄭注

云東方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長生之方故名樂為笙也西方

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成熟有成功亦謂之頌亦頌其成

也注眠瞭及儀禮大射同鄭君此說古義也按東西階竝有鐘磬在東者

名笙在西者名庸所吹之笙則在兩階之間與笙庸之笙訓為

生者不同故大射儀所言宿縣地位明白可案也大夫士鄉飲

酒縣樂不分東西階惟一縣在兩階之間故儀禮惟曰磬階間

縮雷北面鼓之不復別笙頌之名其明證也詩小雅鼓鐘即金

奏也序云鼓鐘刺幽王也未言所刺何事而傳有會諸侯于淮上之說元若幽王實無遠至淮上會諸侯之事且用樂之節與燕禮記君燕勤王事大夫事皆合據經文磬鼓似淮上諸侯遣大夫勤王役事然畧無佐證不能臆說又案鼓鐘擊鐘也非鐘鼓詩云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是諸侯燕大夫之禮惟歌雅

及二南也云以雅以南者用雅在南前升歌先於合樂也今詩

分南雅頌雖在周末而雅南之名周初已立故鹿鳴為雅關雎

鵲巢為南載在儀禮即此詩所言以雅以南也詩曰以籥不僭

此即燕禮記所言若舞則用勺勺不常用此用亦不為僭不僭

專言用籥非總上雅南為言也此自是諸侯燕勤王事大夫之

樂似非天子饗諸侯之樂傳說今無證驗也傳箋屬樂于王故毛謂雅南舞四夷

之樂鄭謂雅為萬舞取說皆曲

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

謂十月之交四篇屬厲王時詩者魯詩申培公及中侯擿雒貳

鄭司農詩箋之說也謂屬幽王時者子夏詩序大毛公詩傳之

說也兩漢毛詩晚出其說甚孤公卿大儒多從魯說今攷毛說

之合者有四魯說之不合者亦有四試說之詩言十月之交胡

月辛卯日有食之交食至梁隋而漸密至元而愈精梁虞劄隋

張胄元唐傅仁均一行元郭守敬竝推定此日食在周幽王六

庚申補刊

年十月建酉辛卯朔日入食限載在史志今以雍正癸卯上推之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正入食限推數列後此合者一也若厲王

在位有十月辛卯朔日食緣何自古術家無一人言及此不合者一也詩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此災異之

大者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史記周本紀載幽王二年事正相同此合者二也若厲王在位

殊無此變詩不應証言百川沸騰諸事此不合者二也豔妻實衰妣也毛傳曰豔妻衰妣美色曰豔此受子夏之說故毅然斷

之如此曰妻者此詩作於幽王六年未廢申后以前衰妣尚在御妻之列且正月篇曰衰妣戚之揆之煽處正復同時子夏以二詩相

連為篤弟非毛公作訓詁傳時所得後改鄭箋說非也證之國語史記大雅時事更顯然可案其合者三也若厲王時惟聞弭謗專利而已豔姓之

妻為內寵熾盛如此詩大雅板蕩以及國語周秦諸子史中不容無一語及之者此不合者三也皇父卿士乃南仲之裔孫周

宣王時卿士命征淮徐者故大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皇父為老臣幽王不用之任尹氏為大師卿士任虢

石父為卿廢申后去太子宜曰故詩人雖頌皇父之聖實怨其安公居是尹氏石父不在卿士皇父司徒番鄭箋以幽王

桓公友非此篇之所謂番以為詩屬厲王之證但今以史記鄭世家考之鄭桓公為卿士在幽王八年其六年日食時為司徒番也諸休退老臣之列此合者四也若厲王時用為卿士專利

者榮夷公也其為正臣諫王者召公芮良夫也皇父等七人考之彼時無一驗者其不合者四也綜而論之子夏之序親受經

於孔子其說宜從日食推步既得十月辛卯朔其說宜從至於鄭箋從魯詩非從魯也東漢中候襲用魯詩石渠說經往往稱制臨決鄭君尊時制也至于傳箋訓詁間有未合詩人本指者而皇父七人以正臣蒙權黨之名所關為尤巨元於所著詩補箋中各隨章句辨之恐元此說不足以振積非而學者株守鄭義反執彼一二端為言致被以異說也乃自節南山至小明錄補箋之可發斯義者釋之以證鄙意焉

節南山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補箋自節南山至小明序皆曰刺幽王今以皇父褒姒人事及十月之交術法推驗皆合

序以節南山以下皆幽王時詩毛詩說與序同惟鄭箋據緯

書中候摠雜貳以十月之交以下四詩為刺厲王今推驗皆不合又謂毛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言亦無徵此數詩中解詁因厲王而多失今悉辨正詳後各補箋下鄭所以用緯說者後漢世祖尊用圖讖朝廷引以定禮說經明帝用禮讖初祀五方帝光武帝配鄭司農知禮尊王故解經多從緯說尊時制也後人用是毀鄭未免誦詩而不論其世兩漢毛詩子顯于世故漢書劉向傳谷永傳五行志皆以十月之交為厲王時事者用魯詩說赫赫師尹補箋師尹太師尹氏也吉甫之族幽王時不用皇父任尹氏為大師尸位不親民故詩人刺之

謂尹氏為吉甫族者宣王初年伐玁狁尹吉甫為老臣總武事者故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至征徐戎時則用卿士

皇父總武事以繼吉甫故大雅常武章首備言卿士皇父次章始言王謂尹氏也此尹氏或是吉甫之子抑或其族副于皇父出師者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以爲譏世卿卽此族也幽王時不用皇父用尹氏爲大帥卿士尹氏無大惡而尸位不諫則有之故詩人曰尹氏之公師維周之氏云云而終曰以寃王諷則尹氏尙未如暴公言譖號石父巧諛好利爲詩人所專刺也迨後尹氏亦退而公代之當在廢申后時矣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補箋尹氏不躬如教養民不諒之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補箋尹氏不問如讒言致誣罔君子

鄭箋仕察也義本爾雅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箋謂下民勿

罔于上皆非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補箋夷傷也王不察讒言君子之在位者或傷或已皆爲小人所危尹氏當諫

易序卦曰夷傷也箋訓夷爲平言常用平正之人非是

瑣瑣姻亞則無膺仕補箋謂皇父諸公退居私邑以昏姻相益車馬爲富

詳昏姻孔云擇有車馬補箋下

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且違補箋届至也夷傷也君子如至其位可使民惡怒之心止息君子如傷廢去位則民惡怒之心與上相違

此夷字卽承上式夷夷字爲言鄭箋届至也言君子當行至

誠之道平易之行非是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補箋不自為政尹氏弗躬弗親也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補箋王不自懲其心反怨大臣而退之

傳正長也即兩無正所謂正大夫蓋皇父諸人

家父作誦以究王誦補箋誦諷也大夫自著字諫王詩人之極

忠直也亂由王興尹氏尸位責之猶淺

說文誦諷二字轉相為訓合節南山各章觀之尹氏無大惡

故責之猶淺以究王誦極諫無隱矣禮記大學引章首四句

復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此正言幽王被

弑之事也

正月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補箋此下四詩皆誓御大夫獨勞王事

刺幽王嬖褒姒舉淺淺棄舊臣舊臣亦相率去王都自徹其屋

保有私室誓御獨傷憂勤也

義詳十月之交補箋下雨無正曰曾是誓御慝慝日瘁詩人

官誓御守王不去怨友之去也敷詩皆一人所作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子聖誰知烏之

雌雄補箋故老謂退居之皇父占夢微事也亦謝不能其不屑

懲小人訛言可知子皇父自謂也

北風曰莫黑匪烏以喻君臣同惡尚書大傳曰愛人者兼其

屋上之烏烏本宜惡也左傳襄二十二年臧武仲不知雨御

叔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聖人宜多所知也幽王時皇

父稱聖人故十月之交曰皇父孔聖今退居後詛言亂與皇父不之懲即召之占夢亦謝曰人俱謂予聖予實不知烏之

雌雄衰廢而自藏其智也傳謂幽王君臣俱自謂聖非是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補箋豫決必滅周也

威即滅此義同字變之例也

說文滅盡也盡為器中空从皿从婁聲婁火餘也滅與威義

相同詩人必變滅書威者一字分二韻則別二字書之義同

字變之例也如小戎龍盾之合龍讀為龍龍雜色也龍龍古之通借者多矣龍盾乃雜畫之盾非畫龍于盾

下章蒙伐有苑蒙伐即龍盾詩人凡重言者每變其字示不相復其實于事則同此例學者罕知求之經傳往往而是謂蒙伐即龍盾者詩為下國駿龍荀子大戴禮並引作蒙狐裘

蒙戎左傳引作龍是通借也說文盾版也版盾也伐與版同音假借也箋

傳之說皆非說文威字下引褒姒威之解曰从火戌火死于

戌陽氣至戌而盡案戌為九月陽氣盡于九月心火三星亦

納于此月故說文戌字解曰滅也此詩作于幽王未喪之前

直曰褒姒威之者豫決其必威也如幽王二年三川震伯陽

父言必有川竭山崩之事是年果三川竭岐山崩見史記亦周本紀亦

豫決之

終其永懷又寤陰雨補箋終既也

詩終風且暴終溫且惠終和且平終當訓既與又相對為義

言既如此又如此也此終字詞例相同箋以為終王之所行

非是

乃棄爾輔補箋喻棄皇父諸舊臣使之退處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補箋喻賢臣雖退處亦不能安居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補箋怨退居者以酒肴洽鄰里益昏姻不若我獨憂王事云讀
與員于爾輻員同益也

義與十月之交相同此章語與上章不相屬酒與肴相韻不
與上炤虐相韻孔云之云釋文亦作員去員古同音義當與
員于爾輻之訓爲益者同傳訓旋箋訓友取義皆曲

此此彼有屋菽菽方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寄矣富人哀此
憚獨補箋怨退居者少有居室車馬此無祿者終憚獨也蔡邕
釋誨曰速速方穀李賢曰方竝也竝穀而行也

箋謂小人富貴非是此此說文作伯伯解曰小也釋文云方
穀本或作方有穀非是陸本作菽菽方穀陸本是也自唐石

經以下皆衍有字此四句此此彼有屋五字句與民今之無
祿相諧菽菽方穀四字句與天天是椽相諧其無有字益明
矣又石經岳珂本皆作天天是椽今坊本多訛作天天是椽
後漢書蔡邕傳曰速速方穀天天是加彼之速穀異毛詩者
所傳本異也以加易椽者用加以韻枯辜邪牙等字非椽或
作加也方穀章懷太子注爲竝穀此爲得之卽擇有車馬義
今毛本穀爲載假借字老子王弼本諸侯自稱不穀之穀作不載毛不破字鄭亦
沿而未破訓善非本義也

十月之交

序十月之交刺幽王也補箋刺幽王以褒姒爲后任用小人退
廢諸賢臣致天變也

義詳皇父卿士補箋下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補箋雍正癸卯上距周幽王六年積二千四百九十八年依今推日食法推得建酉月辛卯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入食限朔月月朔也

雍正癸卯距魯僖公五年積二千三百七十八年算上經史所推久有定數今據史記魯僖公五年距周幽王六年積一百二十一年算外竝之得自雍正元年癸卯距所求之周幽王六年共二千四百九十九年減一年得積年二千四百九十八

中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日三五一三八一一六

以積年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二三三四四二相乘得中積分

通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一一六

置中積分減氣應三十二日一二二二五四得通積分

天正冬至一十六日七七一一五八八四置通積分其日滿紀法六十去之餘

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一六轉與紀法相減餘為天正冬至日分

紀日一十七以天正冬至日數加一日得紀日

積日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日置中積分減氣應分一二二五四加本年天正

冬至分七七七一五八八四得積日

通朔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一日一二六三三置積日加朔應一十

五日一二六三三得通朔

積朔三萬〇八百九十六 首朔一十四日〇〇一三一五

一二置通朔以朔策二十九日五三〇五九
〇五三除之得數為積朔餘數為首朔

積朔太陰交周二宮一十六度五十分八秒四十微以積朔與太陰

交周朔策一十一萬零四百一十三秒九二四四一三三四
相乘得三十四億一千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六百〇八秒六
七四五五二六四滿周天一百二十九萬六千秒去之餘數
二十七萬六千六百〇八秒六七四五五二六四以宮度分
收之為積朔
太陰交周

首朔太陰交周四宮六度四十六分四十四秒九微置首太陰交周

應六宮二十三度三十六分五十二秒四十
九微減積朔太陰交周得首朔太陰交周

十月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

為太陰入交有食置本年首朔太陰交周以太陰交周朔策

入次得周正十月朔太陰交周逐月朔太陰交周自初宮初
度至初宮二十一度一十八分自五宮八度四十二分至六
宮九度一十四分自十一宮二十度四十六分至十一
宮三十度皆為太陰入交今十月入交即十月有食

十月平朔辛以太陰入交月數八與朔
月初三刻九分策相乘得二百三十六日

二四四七二四二四與本年首朔日分相加得二百五十日
二四六〇三九三六即平朔距冬至之日數再加紀日一十
七滿紀法去之得二十七日二四六〇三九三六自初日甲
子起算得平朔干支以周日一千四百四十分通其小餘得
平朔時刻

案大衍術曰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虞劄以術推之在幽王

六年開元術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授時術

議云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

食限益自來推步家未有不與緯說異者 本朝時憲書密

合天行為往古所無今遵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

入交從魯詩說謂厲王時事者斷難執以爭矣

於何不臧補箋於讀如粵發聲也

爾雅粵於相轉注

百川沸騰山冢宰崩補箋幽王二年三川震而復竭岐山崩

史記幽王二年云是涇洛渭三川先震而後竭岐山亦崩

震與竭為二事后本紀之言明白可案此詩因六年日食之

變而作竝溯及一年川震之事故曰沸騰孔冲遠疏以為沸

騰與竭不同非是今本國語譌作幽王三年非是說

皇父卿士補箋皇父乃南仲之孫周宣王時卿士命征淮徐者

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大師皇父幽王不用之任尹氏

為大師大師尸位號石父為卿巧諛好利用是廢申后去太子

宜曰故詩人頌皇父之聖復怨其安於退居也

箋以皇父為厲王時人故以司徒番等七子皆厲王妻黨女

謁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此說固不合即王肅皇甫謐以此詩

為幽王時事亦以皇父等與豔妻同視為佞嬖亦不合矣元

案大雅常武之詩乃宣王征淮夷時事其詩曰王命卿士南

仲太祖大師皇父是皇父為大臣之字南仲之後宣王時為

大師卿士命征淮徐與召虎尹吉甫同時者明矣幽王為宣

王子則皇父為先朝老臣宜倚用之乃幽王嬖褻嬖任尹氏

為大師卿士號石父史記周世家云幽王以號石父為卿用

王用之廢申后去太子是廢后易嫡皆號石父之惡尹氏尸位不諫而已為卿而退皇父故詩人

一則曰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言告皇父

此生尚非不辰何不就我謀政事再則曰皇父孔聖作都於

向言其甚聖哲今不用之皇父亦安於退居采邑不以國家

爲憂怨責之也三則曰不愆遺一老俾守我王言不留此一
老成人以衛王一老卽皇父也如以皇父與常武皇父爲兩
人則前後二三十年間不應同官者復同字其不合一也如
以皇父爲女謁權佞不應不居王都反退居於向讓尹氏爲
大師卿士其不合二也幽王六年尹氏爲大師卿士如皇父
在朝爲權寵豈二人竝居此一官其不合三也詩曰不愆遺
一老二句在擇三有事擇有車馬之間如是貪淫則語極不
順其不合四也節南山之尹氏史記之虢石父皆不在家伯
仲允之列忠佞判然其不合五也墨子所染篇幽王染於傅
公夷蔡公穀呂氏春秋錄墨子之說作染於虢公鼓祭公敦
而皇父以下七人無一人列名其中明非佞臣其不合六也

大雅民勞版蕩抑桑柔皆刺厲王反覆於厲階貪人與國語
弭謗專利合無一語及於煽處權黨至幽王大雅瞻卬召閔
卽極言哲婦傾城亦無一言及於皇父七人之權黨其不合
七也據此七事皇父明是賢臣而自漢以來皆視爲姦佞之
首徒以此詩與豔妻同舉故耳其實此章不過臚舉朝臣未
言豔妻煽方處自是旣詞其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

宰

俗本譌作冢宰因
箋中冢字而誤

仲允膳夫槩子內史蹶維走馬楛維師

氏但舉其官爵名字未嘗少有褒貶詩人不言在位之尹氏
石父而言居向之皇父卿士則番家伯等以類相從是皆賢
臣民所屬望王所屏弃者可知詩若曰雖此老臣賢臣之多
其如裒妣煽方處何也

君子偕老前五句與後
二句相反文義與此同

但諸臣退居

私邑保有室家坐視王室之燬無箕子比干之節不能免詩
人怨刺耳此事端賴常武之詩可以表正竝藉節南山以下
諸篇互相發明自魯詩誤以七人爲女謁權黨漢儒靡然從
之漢書人物表至列人下下沈寃經史中數千載矣不可不
力辨之竹書紀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六年皇父作都於
向皆僞說不可從又幽王時暴公亦曾爲卿士故何
人斯序曰暴公爲卿士彼詩在小弁廢太子之後當
是幽王日食以後事尹氏亦退位故暴公代之也

番維司徒補箋幽王八年始命鄭桓公友爲司徒在日食之後
鄭世家宣王二十二年鄭桓公友始封於鄭三十三歲百姓
愛之幽王以爲司徒是封後三十三年爲司徒當幽王八年
矣國語韋昭註云幽王八年爲司徒此詩作於幽王六年故司徒仍是番而
鄭箋據幽王司徒爲鄭桓公謂番爲厲王司徒誤矣漢書人

物表引番作皮中九作中術聚作擲柄作萬皆下下

豔妻煽方處補箋褒姒煽惑處內賢臣雖多不居其職昏義曰
天子八十一御妻日食時褒姒未爲后也稱豔惡之也皇父諸
臣稱爵重之也

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此依子夏序爲說也中候擲維
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
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王異載震據緯書此說以豔爲
剡剡爲姓與姬相對屬厲王時事此自是後漢時帝用緯說

經稱制臨決之事鄭司農遵用之也豔中候作剡漢書谷永
傳作閻皆美豔豔字假借也鹽淹亦與豔通禮記郊特牲鹽
諸利注鹽讀爲豔古樂府鹽皆
讀爲豔大戴記官人篇淹之以利淹與豔同逸周
書官人解臨之以利臨乃鹽字之譌淹豔通也煽說文作

偏在人部今從火作煽者由俗改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補箋不時不辰也何為我作而謀王彼不來就我同謀

詩桑柔我生不辰爾雅不辰不時也詩人言國事猶可為之

時也小明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韓詩外傳作就集與就

同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作就即集亦同此詩曰不即我謀義與彼同

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臧禮則然矣補箋言已獨居勤王

牆屋皆徹田亦不治友朋謂予自謀不善不知事王之禮當然

箋以為皇父毀徹民之牆屋不得趨農邑人怨辭非也篇中

稱予稱我皆替御自稱非百姓也今經文皆作日子不戕釋

文曰戕王作臧孫毓評以為鄭改字陸說是也蓋此經本為

臧字王肅本如舊鄭本亦是臧字特破讀為戕字訓為殘非

經本戕字後之宗鄭者踵改經文竝刪去箋中讀為戕一句

孫毓猶及見之也如經中本是戕字字不習見毛傳亦不容

無以訓之孫毓評多從鄭說不致反護子雍其實此處正當

以子雍臧字義長不煩破字不得因王肅攻鄭其言千慮無

一得也凡此數詩申言於何不臧庶曰式臧謀臧不從不臧

覆用謀之其臧謀之不臧皆與此日子不臧詞氣相同故今

改為臧以復其舊下直侯多臧同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補箋皇父其聖哲今惟作都於向不居王

都

雨無正曰謂爾遷于王都日子未有室家與此相發明

擇三有事亶侯多臧補箋三有事王之三公也多臧俗本作多藏字當爲臧善也詩人怨責皇父與三卿同退居此三卿皆善謀者故曰信維多善也

訓三有事爲三公鄭義也亶侯爲信維毛義也此詩與雨無正似皆一人所作詩人勞於王事怨諸賢臣去王都居向邑不冑畱守王也故雨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冑夙夜邦君諸侯莫冑朝夕又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於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慳慳曰瘁凡百君子莫冑用訊又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又曰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皆足互相發明蓋王不用皇父皇父退居於向

新作居室其二事之同去者亦作居於向卽正月之詩所云此此方有屋蔭蔭方穀哿矣富人者也詩人貧苦勞勩有與國存亡之義深責皇父爲先朝老臣不應甘於退位又斥三事大夫有車馬者亦安居於向此豈皇父擇之曰擇之者所以激勵之使出守王也合觀詩詞皇父棄廢就衰詩人竭忠盡瘁之情數千載皆可想見自解者不得其旨義乃沉晦不可求矣雨無正曰三事大夫莫冑夙夜鄭箋彼三事爲三公是也此擇三有事自當同解乃箋沿傳說以爲國之三卿又與畿內諸侯二卿不合遂謂皇父專權立三卿爲聚斂之臣故多一卿取義皆無所依據也卽如箋說三事多財富民多車馬皇父擇與同居於皇父亦何益於皇父又何罪乎藏俗

字說文惟有臧字故漢書凡收藏之藏皆作臧此多臧亦言
三事謀多臧耳而傳以為貪淫多藏釋文讀為才浪反皆誤
矣寶藏之藏與臧否之臧古皆同聲同形六朝始分平仄如
以為仄聲與向相韻則彤弓受言臧之與貺饗相韻矣類并
庶幾有臧與上炳相韻矣凡此皆訓為寶藏之藏乎信維多
善言謀多臧即不即我謀之義也此詩多用臧字見上曰子
不臧補箋下

不慤遺一老俾守我王補箋慤讀若靳春秋左氏傳曰宋公靳
之一老謂皇父也魯哀公誅孔子曰不慤遺一老俾屏子一人
以在位用此詩也

鄭箋慤者心不欲自疆之辭也此訓較說文明確以律諸經

傳可得其意焉左哀十六年哀公誅孔子曰不慤遺一老杜
注曰慤且也且即心不欲而自強之意晉語慤庇州犁焉左
文十二年兩軍之士皆未慤也昭二十八年慤使吾君聞勝
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此皆始不願而後願之意而杜注文十
二年為傷昭二十八年為發語之音皆失之矣說文慤從𡗗
聲𡗗大張斷怒也讀若銀故春秋昭十一年左穀會於厥慤
公羊作屈銀者銀慤同音也銀與斤聲相近左莊十一年宋
人請南宮長萬宋公靳之靳與慤音同假借字也靳者亦始
不願疆而後可之意故宋萬怨而弑之服虔注恥而惡之曰
靳杜注戲而相愧曰靳皆從下魯因語望文生義者非本義

也杜注慤為傷義本方言方言漢人語義從詩
及哀公誅而生為傷悼之意非古人本義也

擇有車馬補箋三事大夫有車馬重言以激責之

箋謂擇民之富有車馬者非是

我不敢傲我友自逸補箋友謂皇父及諸大夫

雨無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上天疾威弗慮弗圖
補箋夏曰昊天即夏四月繁霜致饑饉也秋曰上天即秋八月
辛卯朔日食也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補箋順流而風曰淪言蘊淪也胥皆也淪
胥猶曰胥淪與胥靡同意相隨累皆得罪也

毛傳淪率也胥相也鋪徧也爾雅曰淪率也漢書敘傳曰烏
呼史遷遺書以刑胥灼曰淪音律詩作詩薰帥也從人得

罪相坐之刑也元謂毛詩之淪本字本義也三家之薰同韻
假借也爾雅小波為淪郭注言蘊淪釋文引韓詩曰順流而
風曰淪爾雅胥皆也呂氏春秋曰傳說殷之胥靡史記亦言
傳說胥靡是淪胥猶胥淪胥淪猶胥靡皆隨累得罪之名也
史記曰從風而靡又曰靡然鄉風即韓詩順流而風之意故
大雅抑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小明卒章曰國雖靡止民
雖靡盬即繼之曰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小雅兩淪胥與抑
之淪胥義同彼時以為恆語至於流泉一語正從淪字生義
淪與靡意亦相近若徒訓為率則其義未盡矣釋文引王肅
注鋪病也是王肅讀鋪為疇王義似較毛鄭為長蓋與敗亡
字一例也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冒夙夜補箋皇父居向不知替御之勞三公善謀亦以車馬而退居於向

周宗既滅補箋亦豫決其必滅

邦君諸侯莫冒朝夕補箋邦君之在王都者亦不冒朝夕省王

如鄭桓公既封鄭猶居王都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補箋不畏繁霜日食之變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替御憊憊日瘁補箋戎兵成而已不退飢餓成而已不遂替御自盡瘁事國也

譖言則退補箋諸臣被譖即退不若已雖被讒言猶勉從事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

友補箋于仕者勸諸友往王都從仕也明知往仕甚急且危但君臣之禮則然矣若曰不可仕則諸友非禮得罪天子若曰可往仕則朋友皆怨我

石經岳本皆作于仕監本譌作于仕

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補箋皇父二事辭不冒居王都

小明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補箋靡之言隨也累也止語辭撫大也國與民雖靡靡然相隨累尚有敬用五事者聖謂皇父諸人否則謂號石父諸人

史記殷本紀說為胥靡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詩周頌無封靡於爾邦傳靡累也下曰無淪胥以敗言無相隨累

牽率同至敗卽此靡字義也鄭箋以聖哲謀肅艾爲洪範五事是也傳訓靡止爲小箋訓靡爲無訓止爲禮訓靡爲法皆義曲與下二句不相屬矣訓靡爲大者巧言亂如此憚詞氣同此爾雅憚大也憚音皆同也憚韓詩作謀聲尤與止否謀相近至艾字始轉其聲與敗字相韻如彼泉流無倫胥以敗補箋國民靡然相從如泉流順風戒其無相從皆敗也

詳雨無正淪胥以鋪補箋下

進退維谷解

毛詩大雅桑柔曰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傳箋皆訓谷爲窮考谷無窮訓此望文生義也案谷乃穀之假借

字本字爲穀

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郭注谷之言穀書堯典昧谷周禮縫人注作柳穀

進退維穀

穀善也此乃古語詩人用之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竝爲韻卽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此

例三百篇中往往有之元始稱之前人無言之者

卽如小雅褒

寧或滅之之下嫌其二滅相竝卽改滅而書爲威

或曰毛公訓詩古矣今訓爲善有據

耶元曰漢人訓詩究不如周人訓詩之爲有據也晏子春秋叔

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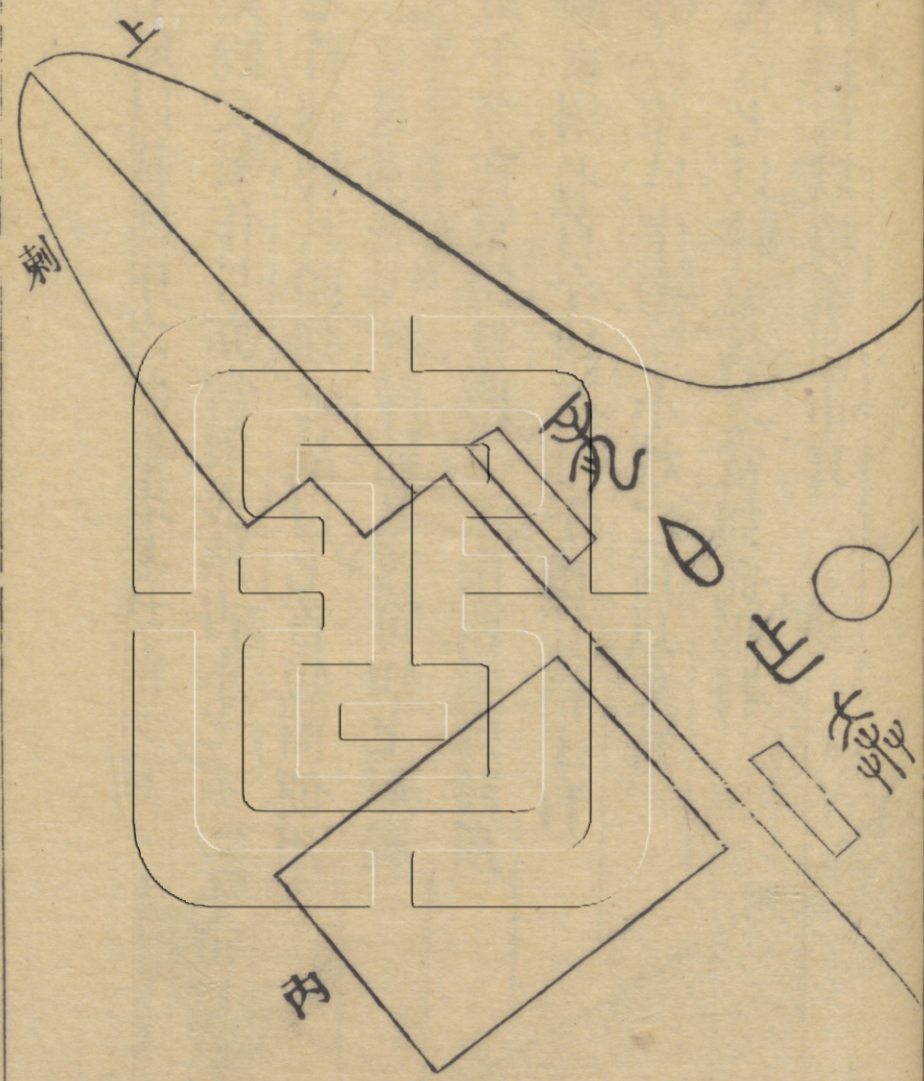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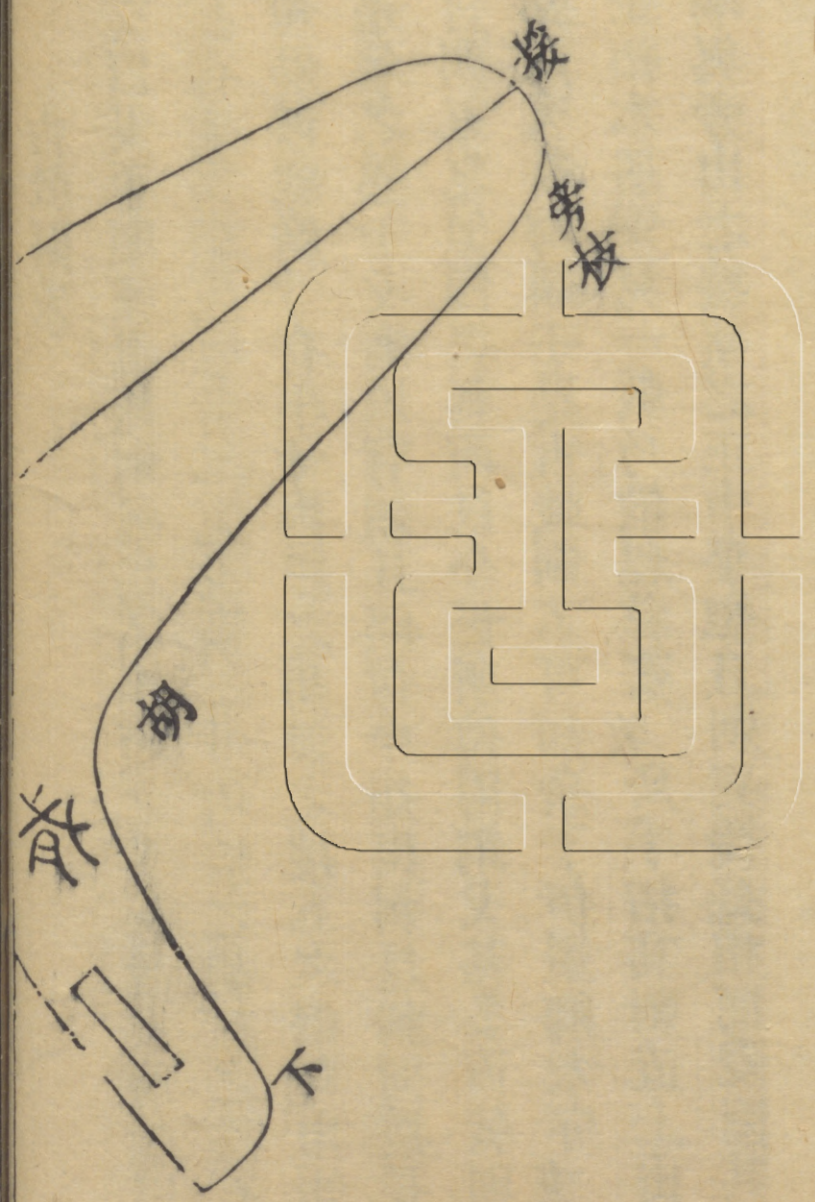
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信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

傷廉可謂不失信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

歎韓詩外傳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
 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
 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
 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切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
 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女之命矣詩曰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此二書一則叔向之言一
 則魯哀公時齊人之言曲體二人引詩之義皆謂處兩難善全
 之事而處之皆善也歎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字
 即明訓谷字也段氏說文注謂詩進退維谷之谷字為鞠字之
 同音假借爾雅曰鞠窮也元謂鞠谷同部聲相
 近究非如谷穀之同聲或曰左傳深山窮谷則谷亦有窮義元
 謂谷皆通川之名義近于通不近于窮其曰窮谷者言谷之有
 窮者也乃變義非常義也爾雅窮
 續紀亦言續有窮者非續則窮也

古戟圖攷

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為不平頭之戈矣說文解戟曰有
 枝兵也義亦相成也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五之
 倨句外博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
 刺是戟之異于戈者以有刺且倨句中矩與刺是刺同援長可
 省言刺五之但曰與刺而已今世所傳周銅戈甚多而戟則甚
 鮮鄭注又多晦誤于是古戟制不可知余于伊墨卿太守秉綬
 吉金拓本冊中見一戟乃歛程彝齋敦所手拓其刺直上出于
 秘端與旁出之援繫之正中乎矩且刺與援長相同爰圖其形
 于後以為考工說文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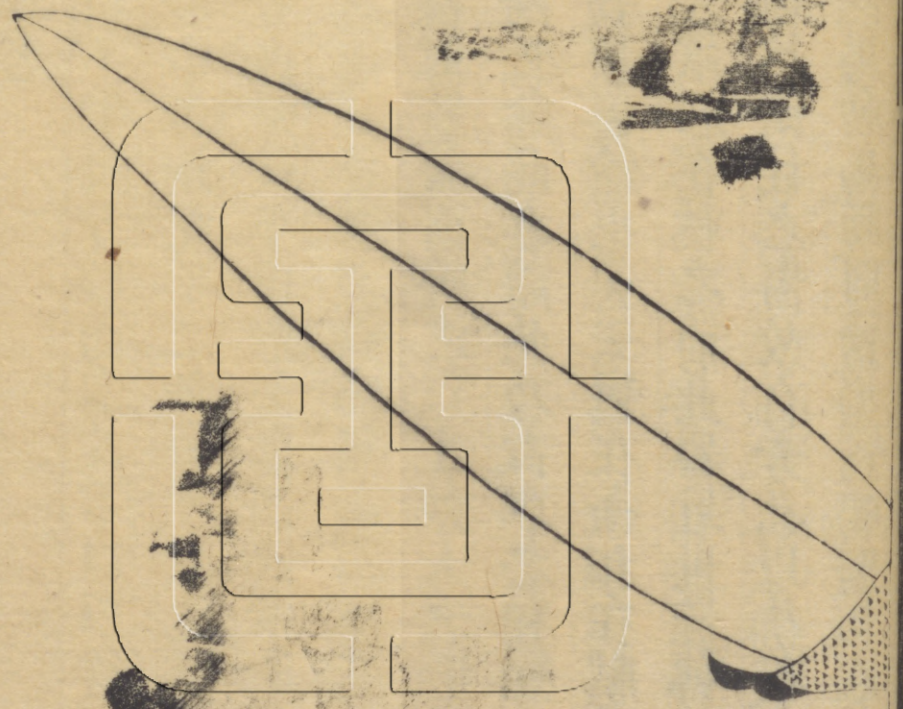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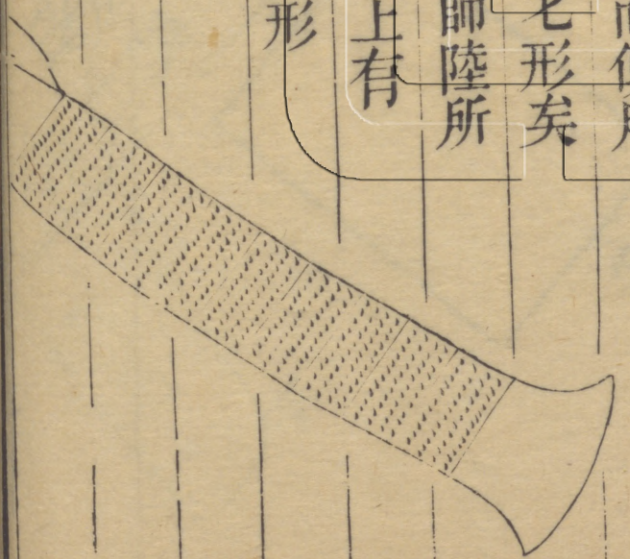


七圖考

七所以載鼎中之牲體者易坎詩大東七以棘禮記雜記七以桑說文篆作𠄎亦當象形然古木七之形不可見矣通俗文曰七首劒屬其頭類七故曰七首短而使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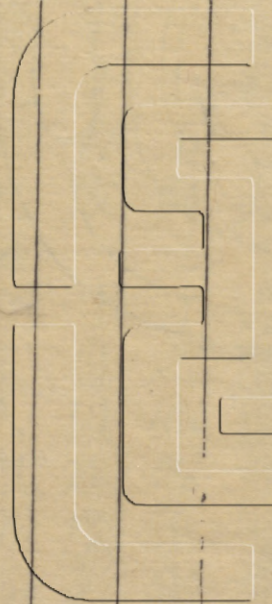
文選鄒陽獄中上書注引然得見七首可知七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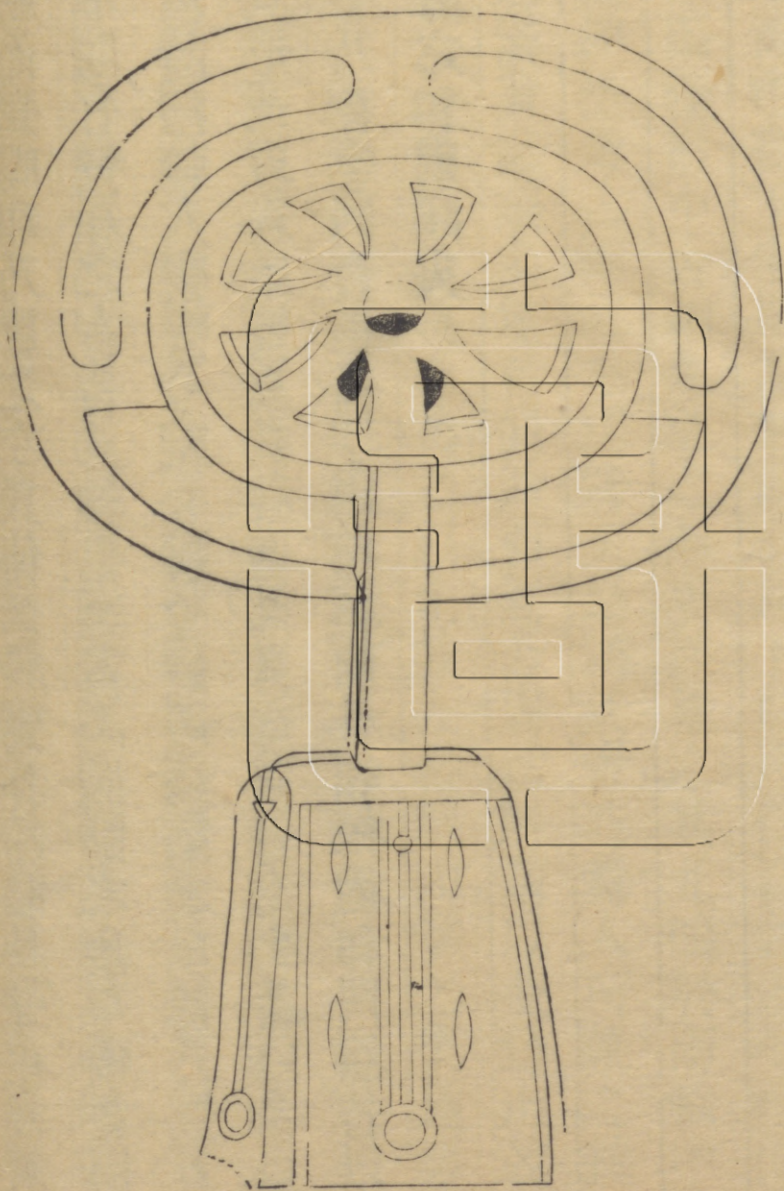
庚午冬在京師見門下士山西劉師陸所藏古銅七首今繪其形于後其柄上有旁枝卽𠄎字旁一小枝之所以象形者古七以棘桑爲之當如此形特柄長可以撓于鼎中耳



銅和考

古銅器中有下半長方形而空其下口以待冒者上半橢圓空中如兩輪形中含銅丸望之離斐然搖之其丸鳴於兩輪中其聲鷓鷯然考古圖載李氏錄云是漢武帝時舞人所執之鏡遂謂之漢舞鏡誤矣鏡者似鈴而無舌周禮所謂以金鏡止鼓樂書所云小者似鈴執而鳴之以止鼓大者懸而擊之象鍾形薄旁有二十四銑非此之謂此乃古車之和鑾也鑾亦作鸞鄭氏注戴記云鸞和皆鈴也又云鸞在衡和在軾此據大戴而云然謂鸞在衡之端和在軾之前此器近世流傳甚多其下方空處應卽言車前軾兩柱之崑故有旁孔以待橫貫使不致脫韓詩傳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蓋鸞近馬首乘則馬動而鸞鳴和乃應之左氏傳云錫鸞和鈴昭其聲也經解云升車則有鸞和之音皆此物也鑾者謂橢圓之瘠形爾雅曰鸞山墮詩曰棘人變變兮婉兮變兮皆謂瘦削之形執其鸞刀亦象其形或以爲象鸞鳥鳴聲者此又從其聲而生義以名鳥也和字乃和字同音假借字車前軾兩柱如和楹和門然若以爲音聲之和則誤矣





璧羨考

琢玉石爲周尺徑尺之璧于周禮璧羨之說考之而有得焉春
 官典瑞云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玉人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
 度爾雅釋器曰肉倍好謂之璧按爾雅之說肉倍于好卽名爲
 璧若中好三寸則上下之內各三寸共成九寸此璧之常制故
 玉人曰璧琮九寸也

若謂上下肉各倍于好則好得肉四分之
 一九寸之璧好一寸八分畸零不成度數

矣別有盈尺之璧較之九寸之璧羨餘一寸此卽名爲璧羨猶

曰羨璧也此璧于上下肉三寸之外各羨半寸合成一寸且是

周圍正圓皆羨半寸合成一寸也以起度者以此璧卽命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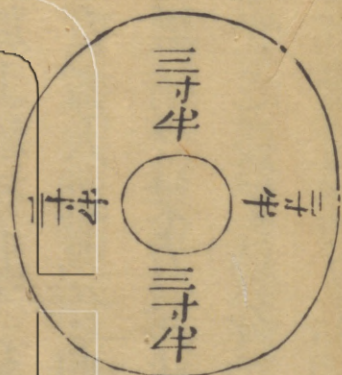
尺凡度量皆可從此推起猶之玉人以鼻琮爲權也鄭司農之

說本不誤鄭氏康成以羨爲不圓之貌廣徑八寸表一尺此說

也 非也壁未有不圓者若如鄭說是橢圓形矣非周禮爾雅本義



玉人云璧琮九寸
好三寸以為度典
瑞云璧羨以起度



後鄭訓羨
為延成橢
圓形

棟梁考

屋材之大者曰棟曰梁以今考之棟者五架屋由東至西最高
中脊下橫木之名也今俗名中梁梁者屋中四柱前二柱曰楹由北至南
縱架柱上之木名也今俗名駝梁是以棟宜三面梁宜二梁木上受
短柱以載棟楣下架于南北兩楹之上而更出乎南楹之南北
楹之北以載南北兩檐雷自傳注或以楣冒梁而今人俗稱或

以梁冒棟於是始相消矣今以諸經義考之爾雅釋宮曰宋雷謂之梁說文宋棟也釋名雷即廟字流也楚辭大招注雷屋宇也

據此知通乎棟與雷之大材始得曰梁矣棟在南北之中雷為南北兩檐然則架乎其間者是南北之縱非東西之橫者矣今

人俗名梁曰大駝梁爾雅于宋雷謂之梁下即繼之曰其上楹謂之椳其字指梁而言惟梁之上方可架上楹上楹即短柱若

楣與棟安能再加上楹乎且上楹對下楹而言下楹即屋中四柱梁之所加也古者大梁或作曲形今江南屋或尚曲之橋梁

之梁留梁之梁梁轉之梁皆是上曲之形說文以橋梁為本故訓棟梁之梁無訓西京賦曰巨雄虬之長梁結芬棹以相接西都賦曰因瓌材而

究奇抗應龍之虹梁皆明乎其如虹之曲長也列子曰韓娥鬻歌餘音繞梁惟其梁有空虛相架之處故可云繞長門賦曰委

差參以棟梁棟虛也爾雅自栱謂之闕至落時謂之扈皆專釋門戶之名其間楣謂之梁一語乃專指一門一戶上之小橫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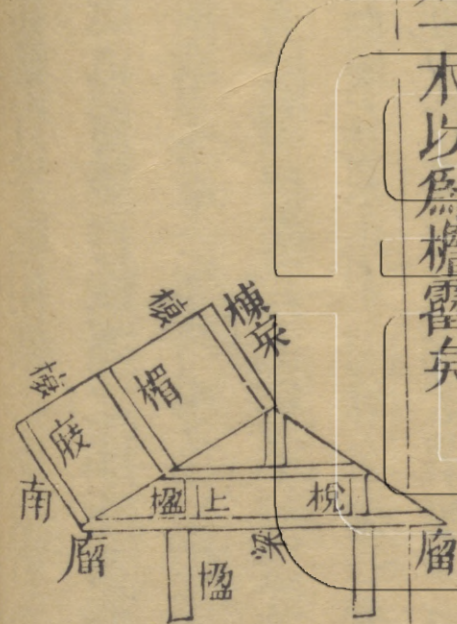
亦借梁楣以為名所謂門楣非屋楣不可以此與宋雷謂之梁之大梁相混也古屋五架正中曰棟再南一架則稱楣故儀禮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鄭注曰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殿是也聘禮公當楣再拜公食大夫禮當楣北鄉注此

者但當云兩楹之上橫木曰楣即明矣今鄭氏乃兩引爾雅楣謂之梁一語遂致學者久惑不知爾雅楣謂之梁乃專指門戶

之上而言不但梁非正梁即楣亦非正楣與儀禮當楣之楣迥別不然曷重釋梁也說文曰楣門樞之橫梁從木冒聲爾雅楣謂之梁釋文楣亡悲反或作楣亡報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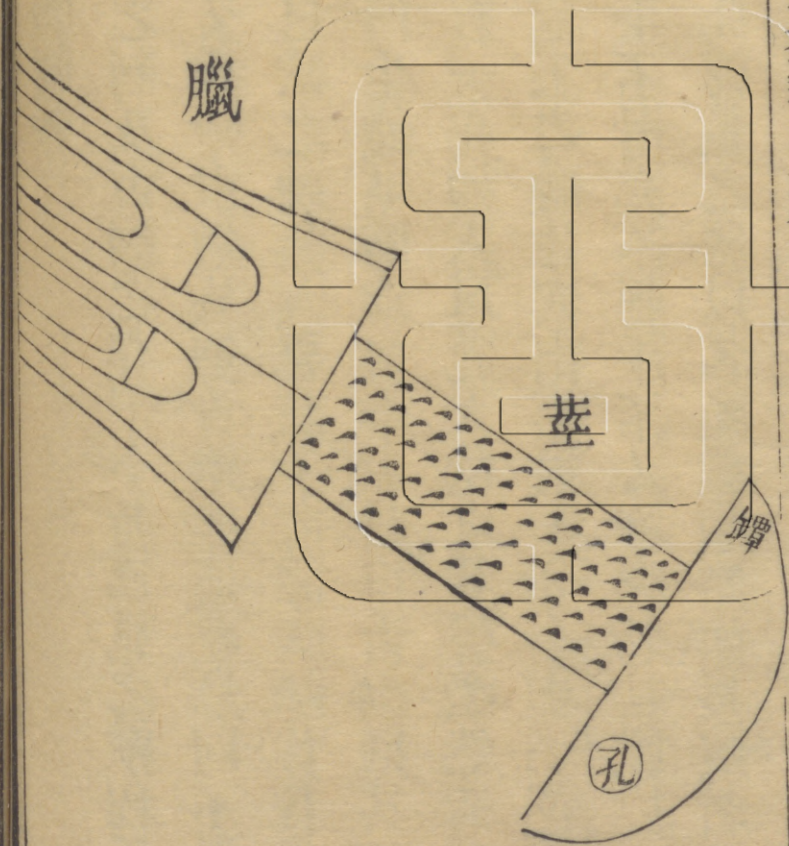
陸德明本作楣而或本作楣也許氏則楣為門樞之橫梁與秦名屋檣聯為楣兩物兩名然鄭氏所見爾雅漢本則作楣由知梁架楹上更出楹南也五架之屋棟次曰楣楣前曰殿殿者懸而出之之名爾雅曰祭山曰度縣儀禮飲射禮但曰鉤楹內由楹外而已不聞兩楹前更有兩柱如今人之屋有檐柱也既無檐柱則前檣檐字何所支殿是必梁之曲而下者更出乎兩楹之南橫檐一木以為檐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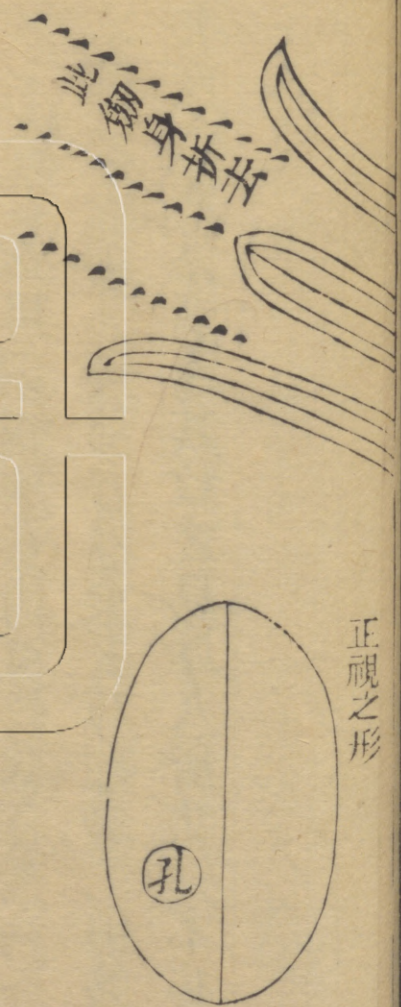
古劔鐔臘圖考

古劔鐔臘之名之制及古劔之存于今者已見之歛程氏通藝錄矣予在京師又得一古劔其劔首鐔與通藝錄同不過如今胡桃之半殼而已吹之殊無大聲莊子所謂吹劔首者吹而已矣尚未合也余門生錢塘陳均自秦中歸得古劔柄其首之鐔乃隆起空中旁有一孔如人鼻孔大吹之其聲噉然清高聞于百步之外又其莖上之臘作四出長鬣形如今梳子花蒂莖上小銅釘周滿留手不滑亦不刺手不必緜纏特其臘以上之劔身折去耳必如此則臘之所以名臘臘然如長鬣者乃可見也今程氏及余所藏之劔其鐔臘皆僅具其名而簡其形制者也陳氏劔柄乃考工之本制本形也莊子書所謂劔夾即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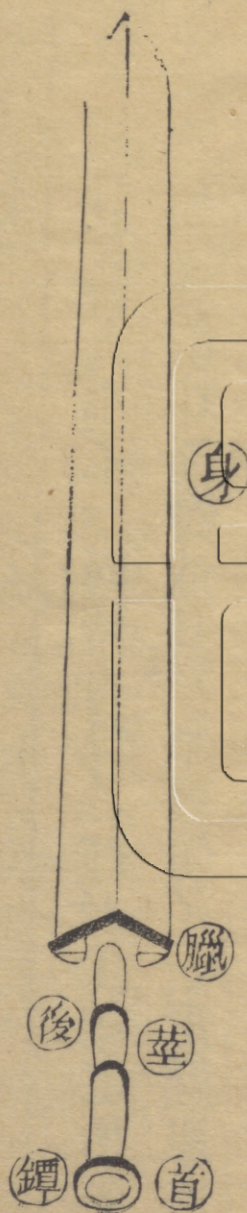
以其夾劔身也戰國策馮煖所彈之長鉞即夾也臘也左傳所謂長鬣者相即其義也爰考之并圖其形



正視之形



此程氏通藝錄所載及予所藏之古銅劔形蓋僅具鑿臘之名而簡其制非考工鑿臘命名之本制本形也



鐘枚說

予所見古鐘甚多大小不一而皆有乳乳卽考工記之所謂枚也其枚或長而銳或短而鈍或且甚平漫鐘不一形竊思古人製器必有所因此枚之設將爲觀美耶未足觀也然則欲此纍纍者何用乎乙丑春余在杭州鑄學宮之樂鐘與程氏瑤田李銳氏共算其律以定其范將爲黃鐘者及鑄成則失之爲夾鐘矣鑄工曰若不合者當用銅錫傅其內可改其音余乃令其別擇一鐘挫其乳之銳者乳鈍而音收矣夫乃知考工但著摩磬之法而不著摩鐘之法者爲其枚之易摩人所共知不必著於書也

黼字瓦拓本跋

嘉定錢君既勤得古瓦作黼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可愛並爲之考曰周豐宮之瓦黼卽聲引鄭康成大射儀注證之斯言諒矣元謂說文此卷豐豐二字注皆被後人刪改其義久晦說文曰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此誤矣當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辨聲說文曰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此亦誤矣當云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辨聲二徐尙不知辨之爲聲宜更不知辨之爲聲因而刪改耳鄭君大射儀注云豐字从豆曲聲此正鄭君精于六書之驗鄭注三禮多用說文此當許君舊說鄭引之也何以明黼之爲聲也多字古拜切古音

與豐字同一部

古音平聲脂微齊皆仄上聲旨尾蒼駭跡去聲至未霽祭泰快夬隊廢入聲術物迄月沒曷末

黼鎡薛皆

同爲一部詩三百篇古韻朗然可按多字雖未見於詩而害字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七

阮宮保學經室集

庚申補刊

從多得聲如泉水三章二子乘舟二章蕩八章閱宮五章其用韻之處皆與上聲禮體禮體最近則豐字之从多得聲也明矣不特此也柔部次于多部許云从木推多元謂此下亦當有多亦聲三字徐氏不知而刪之耳柔與豐亦同部相近也从多得有夆初二字從切得聲者有齧擊契韜絜起六字皆與豐字同部豐豐从豆豸豸皆聲口凶爲象形口凶與豸豸原可不相聯屬故古文豐字無口明可省去又說文豐字上六畫皆當左低右高作豸形今本作豸平畫者訛俗無以下筆舉此數證質之既勤審定之庶無蔡中郎不分豐豐之誚乎

與程易疇孝廉方正論磬直縣書

通藝錄論考工記磬直縣于鼓上及鼓右之際設孔已明白大

著于儒林無疑義矣今又得讀汪君孝嬰其推算所以中縣之數以孔爲衡樞而平其衡直其繩其理益明元竊謂磬縣重法如等子法以遠勝近也蓋股之所積少而鼓之所積多以少稱多而縣能直者鼓下垂而近股外揚而遠股如等鍾鼓如等盤與五金孔其等繫也磬直縣已見之通藝錄六證記矣元又謂考工記磬氏經文本明言直縣曷言經文本直縣也磬氏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所謂摩其端者股之上角向天如圭之端者也圭有端故曰瑞瑞者上銳之形也所謂摩其旁者鼓之外邊所以曰旁也若非直縣曷曰端也端之一字直縣之確證也旁股製磬之工于既設孔之後卽不能再改孔矣于是縣之而股或昂而上是鼓少重也乃摩其鼓之旁抑股或墜而

下是股少重也乃摩其股之端如此則輕重相稱而縣直矣二鄭注謂上下為聲之清濁似誤矣經所謂旁者乃鼓厚一寸之處若摩厚為薄是摩廣三寸之面不得云旁矣且若摩其端之兩面則股必減輕縣者不直矣

王伯申經傳釋詞序

經傳中實字易詘虛詞難釋顏氏家訓雖有音辭篇于古訓罕有發明所賴爾雅說文二書解說古聖賢經傳之詞氣最為近古然說文惟解特造之字如而不及假借之字如而爾雅所

釋未全讀者多誤是以但知攸訓所而不知同迪攸與由同由迪音當如滌滌之从攸笛之从由皆是但見言訓我而忘其訓

轉音故迪攸音近也釋名曰笛滌也爾雅言間也雖以毛鄭之精猶多誤解何況其餘高郵王氏

喬梓貫通經訓兼及詞氣昔聆其終風諸說每為解頤乃勸伯申勒成一書今二十年伯申侍郎始刻成釋詞十卷元讀之恨不能起毛孔鄭諸儒而共證此快論也元昔教浙士解經曾謂爾雅坎律銓也為坎聿詮也字之訛辛楣先生韙之又謂詩鮮民之生書惠鮮鰥寡鮮皆斯之假借字詩綱直如髮如當解為而髮乃實指其髮與竿同非比語傳箋並誤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為佳惟之訛老子夫佳二字相連為辭者甚多若若此之疇學者執是書以求之當不悖謬於經傳矣論語日出辭氣斯遠鄙倍可見古人甚重詞氣何況絕代語釋乎

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古人字從音出喉舌之間音之所通者簡天下之大言之所異

者繁爾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國近于王都之正言也予姻家劉端臨台拱之言曰子所

雅言詩書執禮雅言者誦詩讀書從周之正言不爲魯之方言也執禮者詔相禮儀亦以周音說禮儀也小雅大雅皆周詩之正言也劉氏此說足發千古之蒙矣然則爾雅一書皆引古今天下之異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異也正言者猶今官話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于官話者也揚雄方言自署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夫絕代別國尚釋之况本近正者乎言由音聯音在字前聯音以爲言造字以赴音音簡而字繁得其簡者以通之此聲韻文字訓詁之要也大戴記小辨一篇足明爾雅之學小辨者一知半解之俗學也魯國當時或有

此學猶漢急就章宋王安石字說之類然不可考矣小辨之學易爾雅之學難故孔子曰社稷之主愛日又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順與訓通借卽訓詁之訓遂志者通其意也不學其訓則言不辨意不通矣又曰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亦固十變之棋由不可旣也而况天下之言乎孔子此數言述爾雅之學甚明何後儒之昧昧也訓詁錯則言語錯執古聖之書以小辨破其言而斷斷論之道義皆錯矣使古聖人見後人如此錯解之也必啞然笑曰吾所言本不若是也是以不明爾雅之學則五經因書皆鼠璞矣今子爲爾雅之學以聲音爲主而通其訓詁余亟許之以爲得其簡矣以簡通繁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七十
古今天下之言皆有部居而不越乎喉舌之地孔子曰辨言之樂不下席余與子接席而辨之其樂何如

與高郵宋定之論爾雅書

定之足下蒙問爾雅注義欲撰爾雅集注一書誠說經之盛心也元昔亦嘗有志于此徒以宦轍鮮暇力有未逮耳竊謂注爾雅者非若足下之濶通乎聲音文字之本原不能何也為其轉注假借本有大經大緯之部居而初哉首基其偶見之蹟也山水器樂草木蟲魚諸篇亦無不以聲音為本特後人不盡知耳如巒山墮義與考工鳧氏兩樂毛詩棘人樂樂義同仇泉義與考工車軌出兩較中義同慘泐同音假借繫籥從高得聲得義夔赤苗之與毳衣如滿之滿立死榴之與輪苗接苗蜺縊女之與磬天親羽翹大而險之與典同險聲音義皆相通證故以聲音文字為注爾雅之本則爾雅明矣其引生明生魄以證

哉引夏屋逸書以證權輿多寡有無無關輕重也懷祖先生之於廣雅若膺先生之於說文皆注爾雅之矩矱此事足下識超而年富正宜及早為之古注之善者采之淺者誤者棄之其有新義卽下已意不拘郭氏一家之學兼采友人精確之說要當以精義古音貫串證發多其辭說為第一義引經傳以證釋為第二義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十終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七十

阮宮保學經室集

南海桂文燾番禺陳起榮新校

漢軍樊

封舊校

庚申補刊

學經室集

儀徵阮宮保元著

論語論仁論

孔子爲百世師孔子之言著於論語爲多論語言五常之事詳矣惟論仁者凡五十有八章仁字之見於論語者凡百有五爲尤詳若於聖門最詳切之事論之尙不得其傳而失其旨又何暇別取論語所無之字標而論之邪今綜論論語論仁諸章而分證其說於後謹先爲之發其凡曰元竊謂詮解仁字不必煩稱遠引但舉會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數語足呂明之矣春秋時孔門所謂

仁也者曰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合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爲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鄭君相人偶之注卽曾子人非人不濟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己立立人已達達人之旨能近取譬卽馬走水流之意曰近取者卽子夏切問近思之說也蓋孔門諸賢已有未仁難竝之論慮及後世言仁之務爲高遠矣孔子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訥夫言訥於仁何涉不知浮薄之人語易侵暴侵暴則不能與人相人偶是不訥卽不仁矣所以木訥近仁也仲弓問仁孔子答曰見大賓承大祭諸語伯言敬恕之道於仁無涉不知天子諸侯不體羣臣不卹民時則爲政不仁極之視臣草芥使民糜爛家國怨而畔之亦不過不能與人相人偶而已秦隋是也其餘聖門論仁以類推之五十八章之旨有相合而無相戾者卽推之諸經之旨亦莫不相合而無相戾者自博愛謂仁立說曰來歧中歧矣吾固曰孔子之道當於實者近者庸者論之則春秋時學問之道顯然大明於世而不入於二氏之塗吾但舉其是者而非者自見不必多其辭說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元謂孔子論人曰聖爲第一仁卽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二字孔子皆謙不敢當子真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降一等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己之身欲達則亦達人所以必兩人相人偶而仁始見也卽如己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匱錫類也已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會子所謂人非人不濟正是立人達人之道也亦卽近取譬之道也此皆不視仁太高誤入聖字也爲之不厭己立己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

元又謂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謂仁猶人之所以爲心義猶人之所以爲路非謂卽心卽仁也若云此仁卽真是心斷不可云此義卽真是路也總之聖賢之仁必偶於人而始可見故孔子之仁必待老少始見安懷若心無所著便可言仁是老僧面壁多年但有一片慈悲心便可畢仁之事有是道乎

許叔重說文解字仁親也从人二段若膺大令注曰見部曰親者密至也會意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揖曰耦注言曰者耦

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曰人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人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元謂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費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以上諸義是古所謂人耦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从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卽人之也元案論語問管仲曰人也詩匪風疏引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仁也意更顯矣又案仁字不見於虞夏商書及詩三頌易卦爻辭之內似周初有此言而尙無此字其見于毛詩者則始自詩國風洵美且仁再溯而上則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匪人

人字實是仁字卽人偶之意與論語人也魯伯氏邑相同

蓋周初但寫人字周官禮後始造仁字也鄭箋解匪人爲非人孔疏疑其言之悖慢皆不知人卽仁也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元謂魯國時人之論已皆以聖仁尊孔子故孔子曰則吾豈敢陽貨之言亦因時論而難之也又智者仁之次漢書古今人表敘論九等列智人於仁人下子張以仁推令尹子文及陳文子孔子皆答以未智焉得仁明乎必先智而後能仁也故陽貨諷孔子仁智竝稱孔子謙不敢當非特

不居仁且不居智孔子又言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可驗
聖仁智三者之次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元謂呂上三章孔門論仁近譬之道子夏恐學者視仁過

高將流為虛悟遠求也故曰勿謂仁不易知但博學篤志

切問近思仁道即可近譬而知此數語將晉呂後一切虛

妙之學晉人子學最重清遠遠與近譬近思相反皆預為括定曾子子游慮子

張於人無所不容過於高大不能就切近之事與人為仁

亦同此說也其曰為仁可見仁必須為非端坐靜觀即可
曰仁也曰並為並即相人偶之說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

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

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

者遠矣

元謂右三章皆言王者以仁治天下之道顏子克己已字
卽自己之己與下爲仁由己相同言能克己復禮卽可竝
人爲仁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此卽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之道仁雖由人而成其實當自己始若但
知有己不知有人卽不仁矣孔子曰勿謂仁者人也必待
人而後竝爲仁爲仁當由克己始且卽繼上二克己字疊
而申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亦可謂大聲疾呼明白
曉暢矣若以克己字解爲私欲則下文爲仁由己之己斷
不能再解爲私而由己不由人反詰辭氣與上文不相屬
矣顏子請問其目孔子答以四勿勿卽克之謂也視聽言
動專就己身而言若克己而能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

斷無不愛人斷無與人不相人偶者人必與己竝爲仁矣
俚言之若曰我先自己好自然要人好我要人好人自與
我同作好人也一介之士處世天子治天下胥是道也視
聽言動不涉家國天下一字而齊治平之道具在孔子恐
學者爲仁專待人而後並爲之故收向內言孟子曰仁內
也卽此說也然收至視聽言動亦內之至矣一部論語孔
子絕未嘗於不視不聽不言不動處言仁也顏子三月不
違仁而孔子向內指之曰其心不違可見心與仁究不能
使之渾而爲一曰卽仁卽心也此儒與釋之分也又左傳
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聞右尹子革諷祈招之詩而不能自
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

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據此可見克己復禮本是古語而孔子嘗引之且觀楚靈王之事可知克己復禮則家國必仁不能克己復禮則國破身亾夫求鼎訴天豈止不能克己究其始亦不過因不能克己充之至於如此耳

元謂仲弓問仁孔子告以如見大賓諸語似敬恕之道與仁無涉不知古天子諸侯之不仁者始於不敬大臣不體羣臣使民不以時漸至離心離德甚至視臣如草芥糜爛其民而戰之若秦隋之殺害羣臣酷虐百姓行不順施不惠家邦皆怨是不仁之至也究其始不過由不敬不恕充之以至於此淺而言之不愛人不人偶人而已若有見大賓承大祭之心行恕而帥天下以仁者豈肯少爲輕忽哉此所以爲孔門之仁也又子夏論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此亦爲邦之道不仁者遠能使任者直此卽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道亦卽天下歸仁之道也

又案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爲邦之道此章大賓大祭專指天子而言周禮凡言大賓客皆諸侯朝覲之禮爾雅曰禘大祭也可見非朝覲非禘祫不得稱大賓大祭此與夏時殷輅之例同

又案僖三十三年左傳晉臼季之言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孔子語本此孔門師弟所述半爲古人之恆言故孝經申語每見於左傳世人以其出於孔子則重之出於子革胥臣則忽之豈知此皆夏商以來相傳

之言孔子且奉為準繩所以春秋時學行為至中庸也顏子仲弓所謂請事斯語乃有事於孔子所舉之古語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元謂此章即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元謂兼五者之長行之天下始可謂仁必如此始能愛及天下臣民也又何疑於敬恕之非仁乎大約聖仁二字所可甚廣

子曰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元謂此章亦論治天下國家之道動之不以禮謂不動民以禮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元謂此章論王者化民成俗使天下不仁者盡改而為仁非三十年之久不可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也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元謂仁之有益於人民者甚大孔子尚不敢當故但以治賦為宰與賓客言忠清許人而不許以仁子貢視仁過高

遠故孔子近而易之孟武伯子張視仁太易故孔子難之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臧庸案皇侃義疏邢昺正義皆一章集注

本自克伐怨欲以下分別章誤

元謂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
以孔子不許為仁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元謂右三章可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序孝弟為仁之本即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所以堯典必由親九族而推至民雍也博愛平等之說不必辯而知其誤矣為仁為孝弟之本故孔子謂宰我欲短喪為不仁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元謂三人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許之愛人之道也愛人尚謂之仁況愛君至於如是乎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不為也

元謂夷齊讓國相偶而為仁正是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

道諫而餓死與比干同愛君之至也衛君反是不仁可知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

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元謂以上四章以比于夷齊證之其說更明聖門論仁為富貴生死所不能奪所以聖人之言反正經權行之百世而無弊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諫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元謂此二章論管仲不必以死子糾為仁而以匡天下為

仁蓋管仲不以兵車會諸侯使天下之民無兵革之災保全生民性命極多仁道以愛人為主若能保全千萬生民其仁大矣故孔子極許管仲之仁而略其不死公子糾之小節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元謂未有佞人禦人以口給而能愛人與人相人偶者所以仁道貴訥訥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

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元謂以上六章由司馬牛問君子及憂無兄弟推之可見為仁須訥言修行恭敬忠勇自然四海之人各以仁應雖之絕域而不可棄無兄弟亦無害也亦即顏子天下歸仁之道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元謂以上二章可見為仁須剛勇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元謂上二章所言乃剛毅木訥之反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元謂以上六章皆言爲仁須擇仁人與我相助觀此則相人偶之說益明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元謂以上五章言不仁之人當惡之若不能分別之必自己爲仁之道有未至也不仁雖當疾惡之然已甚則足以召亂故曰惟仁者能惡人不使不仁者加身此剛毅之至不與不仁者相偶也一日用力無不足卽一日克己復禮之說又禮樂亦惟仁者始能行之如春秋之世列國尙行

禮樂觀饗朝會皆禮樂也若觀兵滅國仇殺相尋何必揖讓於陔肆間哉

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元謂右三章可見為仁之道若不明其過必失之愚有此不可陷及惡不仁兩事始見孔子論仁之全道不應更有一豪流弊其有弊者因不能證明聖言而失其本旨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元謂以上四章言為仁之道在於悠久顏子但許三月不違可見為仁之難心與仁不違可見仁與人心究不能渾而為一若直號仁為本心之德則是渾成之物無庸用力為之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元謂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為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

又案元此論乃由漢鄭氏相人偶之說序入學者或致新

僻之疑不知仁字之訓為人也乃周秦以來相傳未失之
故訓東漢之末猶人人皆知竝無異說康成氏所舉相人
偶之言亦是秦漢以來民間恒言人人之口是以舉以為
訓初不料晉以後此語失傳也使其預料及此鄭氏等必
詳為之說不僅以相人偶一言以為能近取譬而已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十一終

漢軍樊 封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十二

學海堂

學經室集

儀徵阮宮保 元 著

孟子論仁論

孟子之學純於孔子堯舜之道漢唐宋以來儒者無間言也今
七篇之文具在試總而論之孟子於孔子堯舜之道至極推尊
反覆論說者仁也元於論語之仁已著論矣由是再論孟子之
論仁孟子論仁無二道君治天下之仁士充本心之仁無異也
治天下非仁不可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
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又曰齊人無以仁義
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蓋孟子時各國皆
爭戰不愛民尊欲以利得天下孟子反之則曰仁者無敵再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七十二

阮宮保學經室集

庚申甫刊

則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反覆於愛民行仁政不尚利以勉齊梁之君且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此後韓非李斯之徒專欲以不仁利其國而秦之亡不旋踵矣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未嘗有一毫流弊貽誤後人也一介之士仁具於心然具心者仁之端也必擴而充之著於行事始可稱仁孟子雖以惻隱爲仁然所謂惻隱之心乃仁之端非謂仁之實事也孟子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是充此心始足以事親保四海也若齊王但以羊易牛而不推恩孝子但類有泚而不掩父母乍見孺子將入井而不拯救是皆失其仁之本心不能充仁之實事不得謂之爲仁也孟子論良能良知良知卽心端也良能實事也舍事實而專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亦未嘗舉心性而空之迷惑後人也然而君治天下之仁有韓非之徒亂之士充本心之仁有釋氏之徒亂之韓非之說其謬顯釋氏之說其迷深尋其源皆出於老聃之說韓非託之而遽至於大壞釋氏襲之而昧其所從來是不可以不論爰綜孟子各章以類相從以次相序仿臺卿章指之意各加按語可見孟子之仁與孔子堯舜之仁無少差異分之則習而不察合之則章指並明聖賢大道朗然若日月之明浩然若江河之行判別若水火而堅實如金石刻薄寡恩之士靈明太過之人皆棄於孟子者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至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按此章專論仁爲堯舜之道君臣當法堯舜孔子曰仁與

不仁而已矣可見治民者必以仁暴民者必致亡為七篇之綱領下二章亦同此指此孟子傳孔子堯舜之道之據也

孟子見梁惠王 至 何必曰利

按此章仁義即所謂堯舜之道陳於王前即所謂格君心之非

宋惲將之楚 至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按此章言懷仁義必王懷利必亡利與仁義相反君臣父子兄弟非仁不行與前章指同又按利為周易四德之一故曰義之和然周易之利專言利物梁惠王時之言利者則專言利己故矢口曰利吾國而孟子所闢之利皆利己之利也

孟子將朝王 至 以慢其二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至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至 終亦必亡而已矣

按以上三章言仁義為堯舜之道非此不陳於王前在國君當專以此行行政士人亦以仁義為天爵不可貶道而要人爵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 至 正君而國定矣

按此章言君仁莫不仁與非堯舜之道不陳相發明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 至 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按以上二章決言不仁不得天下而秦旋以不仁得之然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又曰得其民者得其心也
不得心不可云得民不得民不可云得天下是以二世卽
亡也故孟子曰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至是猶惡
醉而強酒

按此章言仁得天下不仁失天下自天子及士庶人皆以
仁保之與孔子孝經相發明

孟子曰仁則樂不仁則辱 至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 至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
與子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 至不仁者乎
孟子曰離婁之明 至吾君不能謂之賊

按以上五章言為政者必以仁仁者三代先王之道正經
界薄稅斂不罔民久行而待時民之受虐政者必歸之莫
之能禦是以大國畏之與急功近利之術全相反蓋大指
全在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至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 至亦終必亡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 至未聞弑君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 至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至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按以上五章皆言以仁伐不仁必無敵不可以善戰為無敵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至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至君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至逝不以濯

按以上三章皆言以小國事大國乃保國愛民之道不可窮兵求勝以害民皆仁道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至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至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至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鄒與魯聞至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至自作孽不可活

按以上六章皆言不仁之君重賦斂好戰陣糜爛其民凶年不救民不得民心必致菑危憂辱陷於死亡六國亡秦皆不逃乎此言可見堯舜孔子三代之仁政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又按司馬遷以老子韓非同傳誠有見其清靜流為法術

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韓非子解老篇解之

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爲情貌者也禮繁者實心衰也今爲禮者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按此乃老韓之原委也故韓非曰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國威民治而國安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又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又引成驪曰齊王太仁太不忍人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此亡國之本也按老子謂清靜而天下自正究之天下必不能自正於清靜故韓非等欲以法術治之韓非謂仁暴皆亡國而不知法術之即暴也

孔孟之後惟韓非全反仁義之說秦李斯殺韓非而用其說不旋踵而秦以暴亡矣然老子之流爲五蠹人知之老子之流爲蓮社則人不知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至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按以上三章大指相同仁之篆體从人二訓爲相人偶論語中已備論之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此孟子學於子思得中庸之傳也中庸曰仁者人也鄭康成氏以相人偶注之孟子此章人也人字亦當讀如相人偶之人合而言之

謂合人與仁言之卽聖人之大道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以此一人不忍彼一人卽二人相人偶之實據也
今人見孺子尙不忍王見牛尙不忍况相竝之二人哉前
章謂惻隱之心仁之端有仁之端而自謂不能充謂其君
不能充此兩能字卽後章折枝是不爲非不能之能後章
推愛牛之恩卽前章充見孺子之心苟能充之推之足以
保四海苟不能充之推之不足以事父母保妻子相合而
觀之更深切著明矣後儒謂孟子竝重仁義不知孟子大
指以仁爲重義禮智但因四端而並言之卽如此章言四
端皆因不忍人之心而發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至故好是懿德

按此章言性善惟其性善所以仁爲人心也仁之端於乍
見孺子將人井時覘之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盡人所同而
物所無也此孟子所舉性善最確實之據象紂幽厲縱習
爲惡但於乍見之時未必無此心是以孟子決其爲善者
全以乍字爲馮仁非外鑠求之則得况蒸民之詩足爲先
聖相傳仁道之實證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至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按此章言仁具於人心性猶五穀之種穀種須種之方熟
仁須爲之方成乍見卽穀初生也穀乃美種可比人之性
善莠稗則牛羊之比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至達之天下也

按良能良知良字與趙孟之所貴非良貴也良字同良實

也見漢書注無奧旨也此良知二字不過孟子偶然及之與良

貴相同殊非七篇中最關緊要之言且即為要言亦應良

能二字重於良知方是充仁推恩之道陽明謂學不資於

外求但當反觀內省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

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畱染所謂

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

為非也明鏡之應一照皆真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

一過而不畱即無所住處陽明之言如此學者試舉以求

之孟子七篇中有此境否此境可以論孩提愛親之仁否

陽明直以為佛氏之言而不之諱且此儒佛相附亦不始

於陽明本可不深辯但此命意造語之超妙尚非全是佛

氏之言此乃晉宋間談老莊者無可再談之時亦雷次宗

一流人講禮厭繁之後慧遠次宗精講喪服諸禮乃走老聃厭棄周禮

據曾子問博習周禮者莫如老子而歸於元妙之故轍復

擇取清言中自然神理最清遠超妙者與白蓮社諸人合

西僧之說相近相似者傳會之恣縱之譯為釋言而昧所

從來由此傳流南北遂成風尚再成禪學其風愈狂蓋老

莊之書具在止於此而已不能以其本無者託之至於釋

氏梵書則非譯不明慧業文人縱筆所之無所不可無從

驗證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至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至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至是皆穿窬之類也

按以上三章皆本孔子之言爲居仁由義之訓不忍人不
害人不殺一無罪仁之至也

萬章曰牛山之木嘗美矣至惟心之謂與

按此章卽上章求放心之道大指謂仁義爲本心故曰仁
人心也若失其本心害人忍人無恥無禮則不成爲人與
禽獸無異與仁人也之說不合矣所以言及於操心與存
夜氣者仍是責之以仁非令其於空寂處觀本來面目也
下章言賢者勿喪心在甚於生死之事失其本心在身死
不受之事皆非事物未來處也凡此皆以仁義禮智求於

心不使放失故離仁義禮智以明心於寂然不動之初孟
子七篇中無此說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至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至是之謂不知務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按孟子言仁上承堯舜其淵源在此三章虞書曰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
民於變時雍此卽全是仁道孟子所言親親仁民愛物急
先務明庶物察人倫是皆推己及物由近及遠聖賢言仁
旣非楊氏之爲我亦非墨氏之兼愛亦非釋氏之慈悲

又按夏商以前無仁字虞書德字惠字
卽包仁字在內虞書克明峻德卽

與孟子仁字無異故仁字不見於尙書虞夏商書仲虺之誥克寬

克仁太甲懷於有詩雅頌易卦爻辭之中此字明是周人仁皆古文尙書

始因相人偶之恒言而造爲仁字孔子易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著於經矣然非

始於孔子也元者善之長也一節春秋左傳以爲穆姜之

言論語周親仁人亦書之逸文今在古文泰誓惟周禮大司徒六

德知仁聖義中和爲仁字初見最古者然則仁字之行其

在成康以後乎而其原則分於虞書之德字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至手之舞之

按此章言仁事親而加以實字實者對端字爲言蓋惻隱

爲仁之端充此端以行仁則孝孝弟爲仁之本君子務本

爲急自天子至庶人莫不以事親爲首務舜之事親孔子

言孝爲仁本皆是道也實者實事也聖賢講學不在空言

實而已矣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之於實事非

通悟也故此實字最重而歷代儒者忽之惟漢趙岐見之

最顯故於孟子言無實不祥特注之曰孝子之實養親是

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至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按此章趙岐注最爲詳明質實漢以前直至三代所謂性

命者不過如此若謂性命之道過于精微是舍質實而蹈

虛乎也論語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卽孟子所謂

聖人之於天道也此言王者受命等事故不可得聞趙注曰口

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臭香也
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
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如其
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
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仁
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
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
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
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
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
聖人壘壘不倦不俟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又孟子直謂形色為天性死壽
為天命更明白矣如舍此以別求精微則入於老釋之趣
矣

又按仁於父子為命者如瞽瞍使舜完廩浚井此舜之命
也然而舜不謂之命以自諉必盡心知性以盡事親之道
必至底豫而後已所以謂之有性也言性命者守定孟子
此章及蒸民之詩左傳劉康公之說則質實可據不必索
奧妙於不可詰之鄉也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

至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按此章告子專以義為外而於仁帶說孟子闢之之後知
仁為內矣猶執義外之說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

至

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按孟子各章離之不察互校便明今以此章次於上二章
之後可見矣仁之實為事親仁必內矣義之實為從兄義
亦必內也味色聲臭安佚五者孟子明明斷之曰性也既
曰性則明是內也安得以為外人安命非真謂非性此
章告子首曰食色性也此四字原不錯其錯在義外也非

內也六字故孟子但力闢義之非外使與仁之實爲事親
義之實爲從兄較若畫一告子食色性也之說亦與孟子
味色聲臭安佚性也之說較若畫一未之闕也孟子以味
色聲臭安佚爲性者乃聖賢之常道人世之恆情聖賢之
甘淡泊者乃是知命後儒皆以告子食色爲性之說爲非
而攻之其如與孟子前章相刺謬何若必以告子之言無
一是則仁內也非外也六字亦非耶况此章章末孟子詰
之曰然則耆炙亦有外與是明明以口之於味爲內卽執
告子食色性也四字之予以刺義外也非內也六字之盾
曷嘗謂甘食悅色爲非性哉趙岐注本未錯也又孟子曰
形色天性也形與色尙直謂之性何況味色聲臭安佚也
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
同類也則天下何者易牙之於味也此一節更爲明顯與
告子食色性也四字無異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至四體不言而喻

按此章可見仁之根於心孟子卽以爲性卽所謂有性焉不謂命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至自求多福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不思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至求仁莫近焉

按上四章言仁爲人之心術加一禮字爲反求諸己不怨
人之說實論語克己復禮爲仁之正傳也

墨者夷之至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至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至惡能治國家

按以上三章皆孟子闢異端之說充塞仁道也卽農家者流如許行者尙必置辯此時韓非老莊之說尙未興釋氏之言更未起若孟子親見其說之害仁其闢之更當何如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

按此章所言殺一不辜卽不仁也

又按古人論上等之人又分三等曰聖人仁人智人論語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曰未智焉得仁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陽貨曰可謂仁乎可謂智乎合之孟子此章

仁且智夫子旣聖矣則聖仁智三等分明之至矣又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章但言始智終聖中間尙有仁之一等孟子雖未言及而實包舉在內蓋有仁而未聖者矣未有未仁而聖者也此章定是始智中仁終聖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始終之間原有中之一層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至衆人固不識也

按此節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爲仁孟子又許伯夷伊尹爲聖是古者皆以仁爲聖之次也

公孫丑曰高子曰小弁 至 五十而慕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 至 可謂親愛之乎

燕人畔 至 又從而為之辭

按以上三章皆言善處仁道之變而不失為仁道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十二終

漢軍樊 封舊校
番禺趙齊 嬰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七十三

學海堂

擊經室集

儀徵阮宮保 元 著

性命古訓

性命之訓起於後世者且勿說之先說其古者古性命之訓雖多而大指相同試先舉尚書召誥孟子盡心二說以建首可以明其餘矣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按召公所謂命即天命也若子初生即祿命福極也哲與愚吉與凶歷年長短皆命也哲愚授於天為命受於人為性君子祈命而節性盡性而知命故孟子盡心亦謂口目耳鼻四肢為性也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

以必當節之古人但言節性不言復性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
 德即性之所以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
 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
 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趙岐注曰口
 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
 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
 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
 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
 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
 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
 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也
 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
 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聲
 譽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按孟子此章性與
 命相互而為文性命之訓最為明顯趙氏注亦甚質實周密豪
 無虛障若與召誥相並而說之則更明顯惟其味色聲臭安佚
 為性所以性必須節不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惟其仁義禮知
 聖為命所以命必須敬德德即仁義禮知聖也且知與聖即哲
 也天道即吉凶歷年也今以此二經之說建首而次以諸經再
 隨諸經古訓比而說之可以見漢以前性命之說未嘗少晦詩
 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尚書虞陶謨臯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 禹曰知人則
皆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臯陶曰亦行有九德 寬而
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
義彰厥有常吉哉 曰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
亮采有邦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天敘
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
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
哉懋哉

按尚書此篇爲禹臯之訓最古凡商周經義皆從此出慎
修身者卽節性之訓所由來思永者卽祈天永命之訓所
由來知人則哲者卽今天其命哲之訓所由來無教逸欲
有邦卽孟子不謂安佚爲性所由來五典卽孟子仁義禮智
智之訓所由來能官人能安民卽孟子知之於賢者聖人
於天道之訓所由來天命有德卽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
訓所由來日嚴敬德卽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之訓所由
來堯舜禹臯陶文武周召孔孟未嘗少有歧異虛高之說
出於其間九德凡八字古訓多矣本無靜寂覺照等字
雜於其間

尚書西伯戡黎祖伊曰天既訖我殷命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
虞天性不迪率典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
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按以虞夏商周四代次之性字始見於此周易卦辭爻辭

但有命字無性字明是性字包括於命字之內也此篇性字上加以天字明是性受於天孟子所謂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鄭康成注曰王道亂陰陽不度天性傲狠明德不修教法鄭氏以度訓虞以修教法訓迪率典是也度性與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迪率典即中庸所說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典即虞書之五典也紂自恃有天命逸欲不修身敬德以祈永命所以祖伊言惟王自絕天命也蓋罪多者天以永命改爲不永不能向天責命此祈命之反也性命二字相關始見於此質實明顯曷嘗如李習之復性之說自昌黎習之言性道者幾欲自成一子接跡孔孟此則太過故元但舉詩書各經古訓尊而列之比而讀之畧加按語便可共見疑又按周以前聖賢之言皆質實於諸經之義疏已爲僭矣

無高妙之旨性之一字始見於此次見於召誥詩卷阿宋

王應麟以爲言性始於湯誥此由不知降衷恆性乃古文

尚書也

尚書名誥召公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若

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按尚書之虞性節性毛詩之彌性言性者所當首舉而尊

式之蓋最古之訓也學者遠涉二氏而近忘聖經何也樂

記曰好惡無節王制曰節民性皆式尚書節性之古訓也

哲愚吉凶永不永皆命於天然敬德修身可祈永命不率

典者自棄其命孟子所謂命也有性焉是也若諉之命而

不可祈豈周公金縢皆作偽哉

尙書洪範箕子曰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按福極皆通天下臣民言之天下人之福極皆由君身所致皆天性天命也

詩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末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按此所謂命皆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之天命修德卽召誥不可不敬德之德命雖自天而修德可求故名誥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蓋文王之詩與名誥句句相同皆反覆於殷周之天命也

詩大雅卷阿泂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旼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毛傳云彌終也鄭箋云終女之性命無因病之憂

按詩三百篇惟此詩三見性字與命字相連爲文且周易卦爻全無性字可見周初古人亦不必定於多說性字此詩俾爾云云之文法與天保定爾之俾爾單厚何福不除等句相同雖言性而有命在內故鄭箋兼性命言之且但言無因病之憂卽是考終福命蓋彌性如洪範之五福反之卽是六極此周時人所說之性非李習之所復之性如

果李習之所說者為是何以三百篇及今文尚書皆絕無其說也

詩大雅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訐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慎爾出語敬爾威儀無不柔

嘉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古人但說威儀而威儀乃為性命所關乃包言行在內言行即德之所以修也於此詩可見其概德在內而威儀在外故鄭氏箋云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訐謨定命即春秋左氏傳以定命也之定命所以當敬慎威儀也出話有玷不輯柔其顏則愆于威儀矣不淑慎其行止即愆于威儀矣是以威儀

如宮室之隅包於外德命在于內言行亦即在威儀之內行止之不愆在於不僭不賊而可以為法也古人說修身之道如此尚書禹曰慎乃在位安汝止即淑慎爾止在止於至善之止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毛傳云宥寬密安也

按此即敬天命之義寬安非秘密也

春秋成公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

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各本皆誤作養之以福惟漢書律志五行志漢劉熊碑皆作養以之福顏氏漢書注云之往也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往就福也

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天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
反乎

按此中乃陰陽剛柔之中卽性也卽所謂命也性字从心
卽血氣心知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
性也血氣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人既有血氣心知之
性卽有九德五典五禮七情十義故聖人作禮樂以節之
修道以教之因其動作以禮義爲威儀威儀所以定命定
如詩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之定能者勤於禮樂威儀以就
彌性之福祿不能者惰於禮樂威儀以取弃命之禍亂是
以周以前聖經古訓皆言勤威儀以保定性命未聞如李
習之之說以寂明通照復性也威儀者人之體貌後人所
藐視爲在外最粗淺之事然此二字古人最重之竊別撰
威儀說以明之

威儀說

晉唐人言性命者欲推之於身心最先之天商周人言性
命者祇範之於容貌最近之地所謂威儀也春秋左傳襄
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合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
合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合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
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合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
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

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合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

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成公十三年曰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觀此二節其言最爲明顯矣初未嘗求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境也或左氏之言少有浮誇乎試再稽之尚書書言威儀者二

願命自亂于威儀
酒誥用燕喪威儀

再稽之

詩詩三百篇中言威儀者十有七

汎彼柏舟一見賓之初筵四見既醉以酒兩見

皇鷺在涇一見民亦勞止一見上帝板板一見抑抑威儀

三見天生蒸民一見瞻卬昊天一見時邁其邦一見思樂

泮水一見朋友相攝以威儀已見於左氏所引此外敬慎威儀

惟民之則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折折

威儀維德之隅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則皆同乎北宮文子

劉子之說也威儀者言行所自出故曰慎爾出話無不柔

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謂謹慎言行柔嘉容色之人自

力威儀也是以仲山甫之德則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

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矣魯侯之德則穆穆敬明敬慎

威儀維民之則矣成王之德則有孝有德四方為則永永

印印四方為綱矣且百行莫大於孝孝不可以情貌言也

然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靡不有孝自求伊祐矣又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矣且力於威儀者可祈天命之福

故威儀抑抑為四方之綱者受福無疆也威儀反反者降

福簡簡福祿來反也此能者養以之福也反是則威儀不

類者人之云亡矣威儀卒迷者喪亂蔑資矣且定命即所

以保性卷阿之詩言性者三而繼之曰如圭如璋令聞令

望四方為綱此亦即皇鷺威儀為四方綱之義也凡此威

儀為德之隅性命所以各正也匪特詩也孔子實式威儀

定命之古訓矣故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

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

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

人君子其儀不忒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與詩左傳之大義無豪釐之差孔子之言似未嘗推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地也

春秋文公十三年左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按此言知天命在利民為大不以一己吉凶之命不利民春秋莊公元年穀梁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按以道者天道也

周易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

按情發於性故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許氏之說古訓也味色聲臭喜怒哀樂皆本於性發於情者也情括於性非別有一事與性相分而為對故詩蒸民鄭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也鄭氏解詩之物則蓋言性而兼括情也鄭氏之說亦漢以前古訓也易曰旁通情也禮運曰講信脩睦謂之人利易曰利者義之和故文言以利屬情以貞屬性也周易乾象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按此即所謂天道也性命皆由天道而出出之者天也王者受天命而正性臣民庶物亦各正性命也周易於命字內加出性字自此象始荀悅申鑒雜言篇曰易稱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按荀氏之說漢以前古訓也

周易萃象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按此即孟子所說聖人之得天道王天下也

周易繫辭傳樂天知命故不憂

按此言易筮至神筮者樂天知命無六極之憂即孟子所說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論語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與此道同

周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按善即元也故尚書曰惇德允元成之者性即孟子所說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周易繫辭傳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按此言易行乎天地之中天地能成人與萬物之性人能自成以性即所謂成之者性也存存在在也如孟子所說存其心養其性也道義由此而入故曰門也此與老子眾妙之門不同

周易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將以順性命之理

按理即禮記樂記天理滅矣之理性命即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之性命聖人作易通天道故窮理盡性以至命也

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父子之道天性也

按此經言天地之性可見性必命於天也言人爲貴可見人與物同受天性惟人有德行行首於孝所以爲貴而物則無之也所以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孝經孔子言性祇此二性字論語孔子言性祇性相近也一性字共三字而已如果李習之所說復性爲是何以孔子孝經論語中無此說也孔子教顏子惟聞復禮未聞復性也

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按孔子最重知天命知天命無所不包孟子性也命也兩節卽知命之傳也孔子所知之天命卽孟子所說之命也孔子不得位不能以禮義施於君臣且不得久居人國以禮敬施於賓主能知賢而不能達善不能得天道故世無用孔子者孔子所以不能爲東周孔子年至五十知之定矣

又韓詩外傳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按

此亦漢人之說專言德命未言祿命然皆為孟子兩節所包矣又孔子曰畏天命亦此義也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按史記世家作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不可得而聞所以與今論語不同者非所見本有異此乃太史公傳真孔安國之學以說論語加一命字更顯明也此性字連命字為言更見性命即關乎天道此天道即孟子所說聖人之於天道之天道也即孔子五十所知之天命也天道非聖人所能逆知故曰不可得而聞孟子以性命多互說之其道乃顯孟子受業於子思所謂微言大義者其在斯乎子貢曰不可得而聞乃歎學者不能盡人而皆得聞之非子貢亦真不聞也

論語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按性中雖有秉彜而才性必有智愚之別然愚也非惡也智者善愚者亦善也古人每言才性即孟子所謂非才之罪也

詩深則厲淺則揭鄭箋云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

韓文公原性因此孔子之言為三品之說雖不似李習之之悖於諸經然以下愚為

惡誤矣或者更欲以性為至靜至明幾疑孔子下愚之言

為有礙則更誤矣尙書名誥曰今天其命哲此言甚顯哲

與愚相對哲即智也有吉必有凶有智必有愚召公曰既

命哲者言所命非愚然則愚亦命之所有下愚亦命之所

有但今若生子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耳孔子之言與召公之言無少差謬學者曷不引以證之又按韓文公原性篇謂孟子性善之說得上而遺下蓋文公以子魚揚食我等爲性惡也然此正是孔子所謂不移之下愚也非惡也如以性善爲非則蒸民之詩物則秉彝之古訓不足式矣況名誥所謂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今天其命哲正是孔子上智下愚之分有哲卽有愚哲者愚之對子魚揚食我等天命下愚而更習惡也

論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不幸短命死矣 亡之命矣夫 按此皆明以生死富貴爲天命以孟子性也命也兩節合之則正變各義無不備矣

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按性與命今分兩事兩字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命卽所以爲性性卽所以爲命與孟子所說不謂性不謂命若合符節子思之學傳於孟子一步不失也修道之教卽禮運之禮禮治七情十義者也七情乃盡人所有但須治以禮而已卽名誥所謂節性也若以性本光明受情之昏必去情而始復性此李習之惑於釋老之說也不覩不聞卽

不愧屋漏之說也非如釋氏寂靜無眼耳鼻舌身意也未發之中即禮記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即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中者有形有質有血氣心知特未至喜怒哀樂時耳發而中節即節性之說也有禮有樂所以既節且和也天地位萬物育即周易所謂各正性命也

禮記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按中庸此節性教即申言首節之性教也所謂至誠皆祇

是由治民獲上信朋友順親以至反身明善而已所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非有予妙靜明之道也所謂明善者則祇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事事事著力實地而來一事不實弗措非虛靜而專明心也雖愚必明言明善也自誠明謂之性言智人率性不待教也即孟子所謂有性焉之命也自明誠謂之教言愚人受教能節性也即孟子所謂有命焉之性也

禮記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按鄭氏注曰德性謂性至誠者即孟子所說有性焉之性名誥既哲又節之性也道問學即修道之教即學問思辨行也

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
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
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
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
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
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按此所謂七情卽包在孟子所說性也之中所謂十義卽
包在孟子所說命也之中而孟子所說君子不謂性不謂
命卽是此篇以禮治之之道心之大端治之必以禮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非可以靜觀寂守者也

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
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按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句就外感未至時言之樂
卽外感之至易者也卽孟子所說耳之於聲也性也孟子
所說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卽樂記反躬節人欲之說也
欲生於情在性之內不能言性內無欲欲不是善惡之惡
天既生人以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惟佛教始言絕欲若
天下人皆如佛絕欲則舉世無生人禽獸繁矣此孟子所
以說味色聲臭安佚爲性也欲在有節不可縱不可窮若

惟以靜明屬之於性必使說性中本無欲而後快則此經
文明云性之欲也欲固不能離性而自成爲欲也記又曰
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此亦言哀樂喜怒愛敬乃樂
音之哀樂喜怒愛敬非人性之哀樂喜怒愛敬先王以樂
之哀樂喜怒愛敬感人性情之哀樂喜怒愛敬也竊釋氏
之言者必願拒六者於性之外尊性爲至靜至明至覺無
情無欲其如與禮記孟子之言不合何

又按易繫辭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
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言神道在易筮之內寂然不動凡
有人來筮者能因人感而知天下之故所以易道爲天下
之至神非說儒者之身心寂然不動有感遂通也否則天

下至神雖周孔不能况一介儒士乎李習之之言性以靜
而通照物來皆應試問忠孝不能說在性之外若然則是
臣子但靜坐無端倪君來則我以忠照之父母來則我以
孝照之而我於忠孝過而曾無留滯試思九經中有此說
否

禮記樂記則性命不同矣

按此言君臣貴賤羣類不同各有性命即召誥所說罔不
在厥初生亦即詩所謂實命不同也

禮記樂記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
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按此血氣心知即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應

感起物而動即中庸喜怒哀樂之既發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

禮記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

按此節性即書各誥所說之節性亦即中庸修道之謂教也

孟子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按性字本從心從生先有生字後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時即已諧聲聲亦意也然則告子生之謂性一言本不為誤故孟子不驟闢之而先以言問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蓋生之謂性一句為古訓而告子誤解古訓竟無人物善惡之分其意中竟欲以禽獸之生與人之生

同論與孝經人為貴之言大悖是以孟子據其荅應之然後以羽雪至犬牛人之性不同闢之蓋人性雖有智愚然皆善者也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非闢其生之謂性之古說也釋氏視人性太過竟欲歸於寂靜告子視人性不及幾欲弊於蠢動惟詩書孔孟之言得其中

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按告子言性杞柳湍水矢口即誤者因不能得詩書言性之傳而但習滑稽之辨也孟子最深於詩書得孔子子思之教故言之最質實無差謬也告子此章食色性也四字本不誤其誤在以義為外故孟子此章惟闢其義外之說而絕未闢其食色性也之說若以告子食色性也之說為

非然則孟子明明自言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爲性矣同在
七篇之中豈自相矛盾乎

孟子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
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
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
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
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
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
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
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
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
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
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按天生民有物有則卽天命之謂性也民之秉夷好是懿
德卽性善也孟子性善之說以此詩爲據故如山嶽之不
可撼搖性善之說始於詩不始于孟子告子等坐不習詩
教耳凡言性命者舍五經質實之言而別求高妙未有不
誤者好是懿德卽烘範所說攸好德有物有則卽春秋左
傳劉子所說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孟子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夙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按聖賢言天命有一定者不貳卽一定也然命雖不貳而可修可祈修身之說卽名誥所說德之用祈天永命也修身卽孟子所說君子不謂性不謂命也養其性卽名誥所說節性也

孟子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按孟子此節言性命乃聖賢至周密至質實之道易曰各正性命天正性命以與人人必正性命以事天乃所謂知命乃所謂盡性卷阿天保定福祿固正命也然邾子利民而卒亦知命正命也比干諫而死伯夷叔齊餓而死亦正命也顏子短命曾子啓手足亦正命也此皆盡道者也中庸

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卽此道也道以忠孝爲本比干夷齊不死是不忠曾子手足有傷是不孝盡其道則盡忠孝秉夷物則之道也會子曰吾知免夫謂免桎梏巖墻之類也

孟子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按此形色趙岐注以體貌言之尙書洪範五曰考終命五曰惡鄭康成亦如此說此漢以前經師相傳之舊說也

孟子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按趙岐曰性之性好仁自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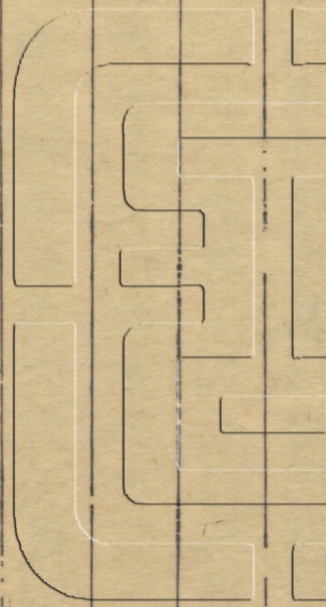
孟子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

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漢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躋躋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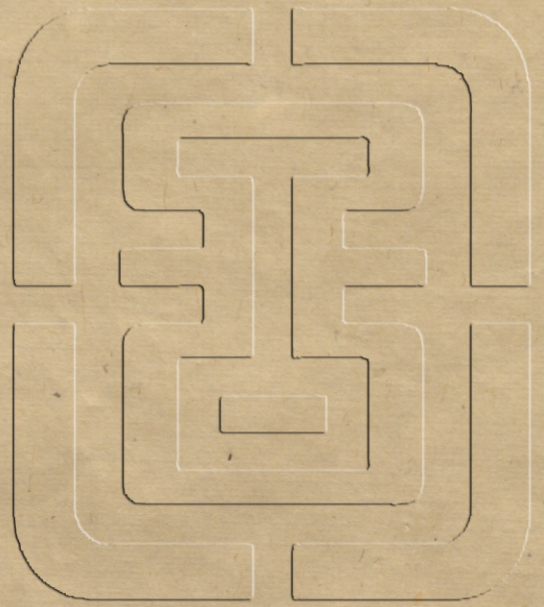
按此章乃孔子言性與天道之大義必得此性命兩節相通相互而言之則五經性命之古訓無不合矣味色聲臭安佚孟子直斷之曰性也且曰君子不謂性則名誥之節性卷阿之彌性西伯戡黎之虞天性周易之盡性禮記中庸之率性皆範圍曲成無不合矣趙岐謂仁施父子義施君臣者如武王周公爲子周公召公爲臣此命之得以仁義施者也命也亦性也若以舜爲瞽瞍之子比干爲紂之臣此處變不得以仁義施者也亦命也然有性焉仁義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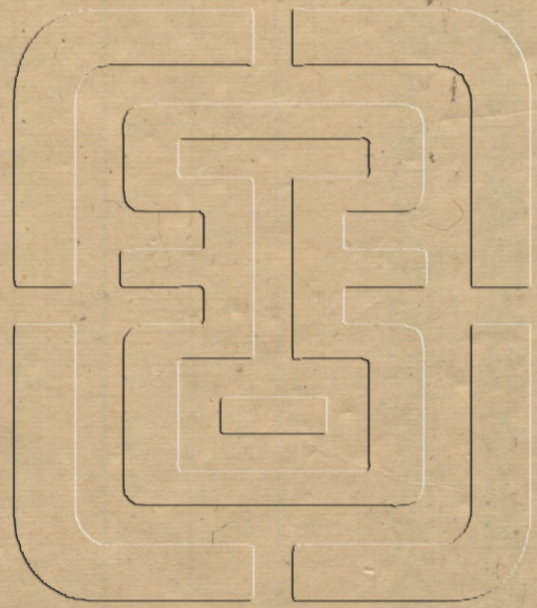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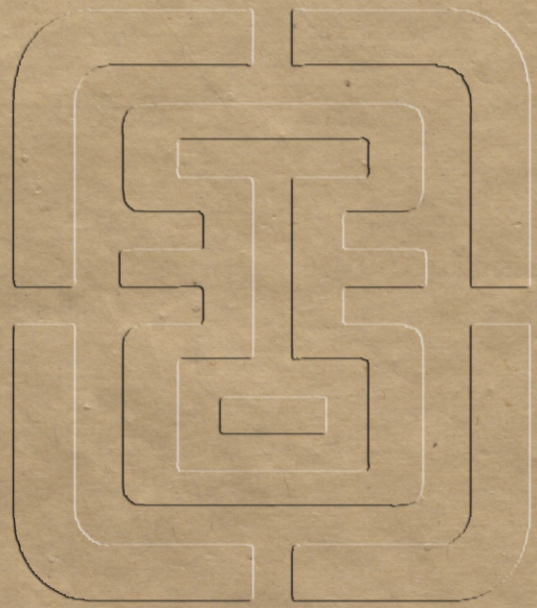
乎性舜必以底豫而修仁比干必以諫死而行義舜與比干不諉父頑君虐於命也禮敬施於賓主如孔孟適各國

終無所遇聖人得天道王天下如武王滅商有天下孔子
不得為東周衰不夢周公此各正其道以盡性也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正者正命即變者亦正命也皆所以事天也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ok,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faint and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inding.

